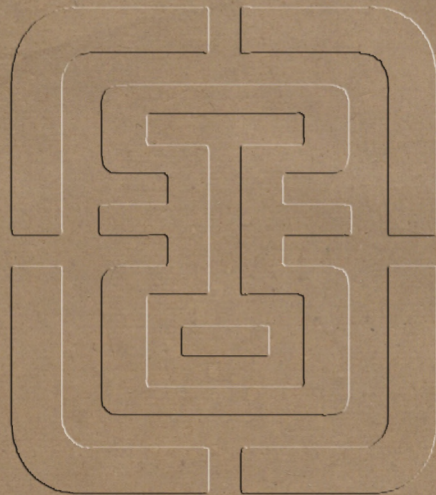


1252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三三

Inches 1 2 3 4 5 6 7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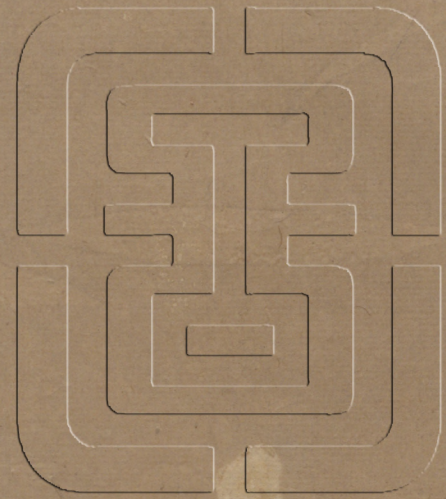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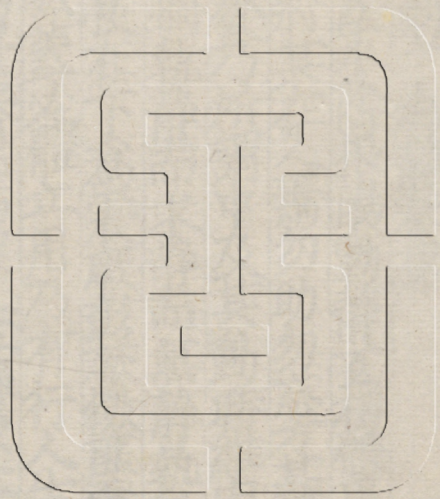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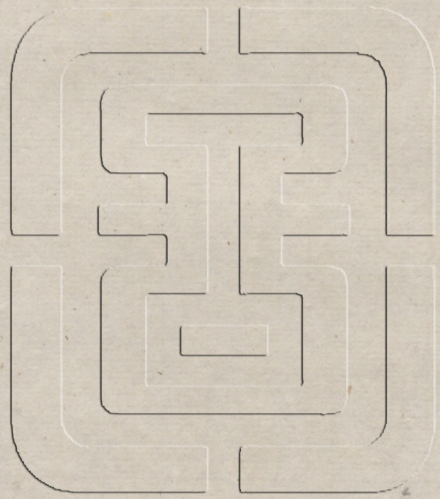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七

銘

高才卿靜菴銘

火陽根陰水陰根陽動靜互相體用以章周流貫徹  
無迎無將其在人焉勿助勿忘方其靜也物生而蒙  
湛然未發乃所謂中及其動時維由斯衷匪譽匪美  
爾疇余恫執靜而求靜而無靜執動以觀淵乎有定  
陽上為良在下為震厥彰厥微匪靈弗瑩物之對峙  
理固云然蓋必體立用乃有行人生而靜性命於天  
感物而動好惡形焉聖人主靜以立人極學者匪靜  
疇保天則至日閉關非一絕物所主寂然天心以識



主之奈何其惟敬乎事物未交存養弗渝隨所發用  
本體自如謂不然者義文我証

許祖孟存耕堂銘

吾鄉許祖孟甫秉心端靖凡世厥家期有以遺子孫  
者采撫古語名堂曰存耕而屬余為銘銘曰

人以一心成位履載虛靈明徹萬化之會厥初維荷  
有生攸同無町無畦充周莫窮為間不用若彼濯濯  
未嘗有材胡為萌蘖夜旦所息不足以存居之而餒  
矧裕後昆介然用之存存弗失既蔣茶菽勿使能殖  
我耘我耔千耦澤澤匪今斯今自古孔碩匪碩而家  
厥施孔將凡我同宇于君子箱存耕之義其究在茲

式昭斯銘無斁而思

何仲敏介軒銘

靜虛則明惟明故通吾觀諸豫雷出地中莫靜匪地  
莫震匪雷靜而無靜神氣有開人居動中以動為境  
即動觀動胡能有定如石之介斯止其所靜極而動  
沛乎莫禦坤立其體石象其質豫之為義以是為吉  
其吉維何知幾之微其知維何敬以主之主之弗渝  
動靜一如謂是介者其庶幾乎

牟節叟

子才

存齋銘

人之一心虛靈公溥中天地立以奠廣宇氣化流行  
陰陽寒暑職職並區其共同宇或飛或躍或散或聚



發見在彼吾若無與有觸吾前豁然呈露而有至近  
飲食男女習矣不察行矣不著是無顯微存不存故  
存之奈何以敬為主勿正勿忘勿長勿助在立則見  
無行不與吾非能之嘗事斯語敢述所聞以告節甫  
潼川于充實節甫不欺堂銘

毋謂不知莫余之睹人將視已帝實臨女所以古人  
不見是懼敢告于君力事斯語

潼川運司新建懷咨堂銘

維天生民羣植並鶩作之君師用爽厥庶大夫卿士  
牧長殷輔陟維挈持細大具舉皇猶惕茲嗟遠士女  
爾忱弗屬彼鬱誰想肆命使臣衆感是籲禮樂之元

赫赫載路臣拜稽首榮不益懼圖惟斯酬爰我厥慮  
孰施而理孰蔽而敷孰後孰先孰若孰否孰為無咎  
未就理所孰為不臧惛我憲度垂夜以懷庶無爽侮  
乃咨乃度于仕于處于邑于野忠信是與懷而不咨  
亦孔之固咨匪其人明其於聲既懷既咨罔有遺請  
朝發諸心夕振其部王澤國章有輝于下豈惟使臣  
君都美譽獨彼沾沾寵利去詭縣疲弩矢郡避繡斧  
是將夸榮祇赫童孺下使不佞嘗事斯語揭名斯堂  
職念其居謂莫余覲上帝臨女

潼川府新城銘

嘉定十二年春眉山李侯被命守潼夏四



月庚午興元禁旅爲亂批利閻擣果遂將  
闕潼川永嘉曹君奉使按刑盛守備以待  
俟聞變疾趨厥旣領州益大修武備威聲  
外憺賊不涉境秋七月庚子賊平乃建治  
城隍具包牛峯移西溪爲父遠計仔來以  
圖屬臨邛魏了翁爲之銘銘曰

若昔生民戢戢同宇維辟奉天經爰九土經猷立極  
陳軌設度體天之險等威以叙因地之宜溝封以固  
猶慮有欲不相保鬼狐矢取睽門折取豫俾居無旣  
而害有禦然後禮義教化有錯我猷爾迪爾厥我顯  
爾之惇琛則我鞠苦茲忱弗屬世壞倫數大綱旣失

衆目隨蠹虫虫赤子莫爾熈淋上怙其疆則下怨怒  
上安於弱則下違拒極於叔季末大不舉有開夏人  
爰審厥御諸鎮內屬廷紳外補如幹役枝如腓從股  
事權雖削財力猶故承平日久歸獸偃武淮盜獲寇  
西戎北虜乘閒伺虛宣驕用侮維時羣公爲郡國慮  
然而猶有城郭兵伍迺自金陵讀周官謀剽肉艾膏  
以啗胷臍郡鮮餘財長無留賦寧復念亂徙薪徹土矧  
中興後張弓未紓國媮於和財耗於賂壤堞弗坏窳  
籍弗顧雖遇小偷蠶蟻并鮒彼封疆巨無所於許  
持負任繼屬道路肯於狄難效死弗去士恃常心匪  
城是阻况棄其常守在乎楚蜀之鉅屏如益梓卽益



城弗葺多歷年所此因創難始議興堵梓非無城鞠  
于水許侯吳侯王侯沈侯許元豐沈今績用亦著  
人心弗同前作後沮或修或不靡屆靡究况城之南  
穀彼牛首如薄而登如俯而取方時寧晏未睹其咎  
卒然有戎委柄授手斤斤李侯我事孔疚維時虜使  
同德相友迺量弘稠迺審薄厚迺上事期迺均地守  
迺秣迺築迺削迺甃迺法其西緣彼大阜如滌帝牲  
如麗辰壯維南有闡屹若登且維西有溪練若象籀  
人謂斯何私相與語我城我池出岳儼久我收我監城  
池此壽仍俾後人永念拮据人之有善則若已有先  
壤而防先變而懼母生戎心棄成恃陋我銘不磨

式穀爾後

嘉定府延祥觀鍾銘

二五之運徵爲五聲周疏相濟硯緩相成人於天地  
稟氣受形蓋與聲律一本而生故爲大鑪以首八音  
夙夜聽之和平其心是謂天合匪石匪金樂廢禮壞  
聲謝器沈二氏之宮僅存于今制雖戾古所發亦深  
尚敬尔聰后帝女臨

高斯謀壯禮堂銘

兄子高斯謀請余名堂爲取大壯非禮勿履之義榜  
曰壯禮而爲之銘曰  
民受帝衷有善無惡氣質攸拘剛柔厚薄學問之道



將揉其偏有能用力人十已千日改月化薄者可厚  
柔者可剛聖賢是蹈是以大壯繇曰利貞其彖正夫  
見天地情其象雷天非禮勿履守正由禮莊孰大是  
陽動於復於泰而通至于大壯剛長不窮棄乾之健  
為震之動始人方剛血氣拳勇而能於此以正用之  
有不可奪有不敢為以約守勇以義勝欲茲其為壯  
百倍音育顏主克己曾子任仁子與養浩仲由喜聞  
雷天之壯曾不是過彼自非薄則沈於悞心褊忘修  
質柔狃安習久貳異形躁病難汎汎悠悠君子之棄  
小人之歸茲甚可畏斯謀敬止格言是依中以銘詞  
卧興對之

游景仁伯弘毅堂銘

果山游景仁甫作堂曰弘毅屬臨邛魏了

翁為之銘曰

大哉心乎出入造化進退古今皆我所得為彼自待  
之涼則我不敢知幸而知自好焉或衰褊氣為盤所  
容受或質柔者躁不能自持古所謂士則仁為己任  
之死靡移其弘無不包如天之於萬物毅不可奪如  
金石之與四時我獨奚為獨同恥異嘆陋嗟卑嗚呼  
顏何人斯曾何人斯其亦未之思與先民有言弘而  
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  
之維景仁甫其反思乎而其懋敬乎而



宋伯謨震龍達齋銘

王萬里名宋伯謨之室曰達齋魏了翁為之銘曰  
於皇上帝誕降民彝惻隱者惡辭遜是非具乎其心  
是曰良知能者迪茲造次不違主於質直行而適宜  
審於言色敬以自持匪譽匪交為所得為循循不已  
泉科澤陂既盈而達誰能禦之彼所謂聞濶濶澗谿  
崇朝雨集夕為北龜窟全內外所差毫釐善利之分  
跼蹐隨夷聖門中畫日揚星垂惟伯謨父惟是訓之

江陽集

表兄直南叔以絜矩名堂魏其為之銘曰

規圓矩方制器之具人之絜量莫取於矩矩生於規

地之體數半矩為宣丈方為堵單輿垣室皆於是取  
人以一心成位載覆充周範圍晉徹今古存之為忠  
推之為恕已有不欲亦人所惡以我所惡事上使下  
一膜之外即分尔汝是以古人以身為度舉一反三  
瞻前知後壁諸大辰既正于夏則春為龍炁蛇冬虎  
日之北至日在南斗四時夜旦皆可逆數雖天之高  
不出句股况我同類儲精二五既去一本安有異慮  
所惡勿施所欲與聚是心所加縱橫仰俯公平正大  
無一闕處浩乎六合何憂何懼伯也名堂堂事斯語  
我銘申之式穀來者

存菴銘為張點詠之作



眇然一心形骸之內貫通古今包括細大居而父兄  
出而公卿內而夫婦外而友生日用飲食于墮于羹  
出入起居于前于衡誠之斯存隨事耿光且晝雖枯  
實未嘗忘漢存雅樂周存莫彝所謂存者常常在茲  
張君敬哉爾心爾知爾不自存我銘奚為

迭齋銘為裴夢得及卿作

迭之為義或勞或謹莫知字始相承為訓勞則勿逸  
謹則無失敬哉爾室母曰不覲

愨齋銘為師遇厚卿作

聖門之學推忠則愨參賜仍軒習察仁著然而其義  
於文已具中心如心見於傳注人物之生職職同字

是心之靈貫上徹下參前著後窮今亘古放之則準  
絜之則矩無適不同以一本故人或不仁喪我權度  
徇己所欲施人所惡既非如心紛擾百慮過也念茲  
反覆參顧毋為空言心感形喻

顧齋銘

潼川嚴師夔過予江陽孜孜焉敏學而審問與之語  
氣聽神受將以研數理道釋回矯偏惟君子之歸非  
若世之剽竊語言為譁世誣民計也嘗從容言曰昔  
者吾摘中庸語名吾齋庸言顧夫子其為我銘之嗚  
呼斯為學之大端也子曷敢辭銘曰

仲尼之道博大如天仰高而鑽堅似不可企及然而



其言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夫事父事君與施諸兄弟朋友之間此庸德庸言耳而仲尼自名以發於詞子思不諱以著于篇人謂德愈盛則詞愈謙言知知愈明則言愈艱言之艱則言必顧行知之明則行必顧言謂顧者何詩之乃春西顧書夏開厥顧天反求孰察周覽還觀蓋反覆而視後非果敢而直前嗚呼子韶其尚勉旃此衆人之所易而仲尼之所難

彭城陳如愚愚齋銘

明以爲期

虞退夫號敬和堂銘

肅雍咏鳴先祖是聽此詩人以肅敬雍咏形樂之聲而記人推之曰夫敬與咏何事不行蓋操心而存則體安而氣明閑家而威則分定而志平涖官臨民而肅則上下有序而交致其情先儒嘗記敬者禮之所以立和者樂之所由生雖則去然有主有賓敬存於志慮則和見於氣形尚敬之哉以徵我銘

臨江彭應龍省齋銘

朝京集

孔門弟子道師之言而有子之後曾子繼焉曾子約爲事異乎諸子之淪於偏其施諸人必以察諸已



其盡諸已又以參諸人有一毫之未合斯虧體而辱身嗚呼此其所以卒能任聖賢之重歸父母之全苟有志於是者其視茲而勉旃

合州陽醇三勿齋銘

浩然之氣生於集義未嘗知義則義外不慊於心則氣餒必有所事焉勿正心以豫待然勿正之敝則忘而廢既勿忘之又將有助長之害其朝益而莫習庶身體而心會吾非能之粗識其槩以告諸陽生相與祗勤而無怠

江萬里子遠古心堂銘

人心之靈神明所舍至近而遠至微而著毋去不覲

萬目攸睹毋自菲薄可舜可禹往古匪前來今匪後今吾子遠有聞于愈乃以古心扁諸環堵古前之今後之古先民與我異宙同宇氣有澆淳俗有隆污心而古今是二天下勉哉江君天實厚女母問於子請研諸慮

曾三異無疑歸全庵銘

曾君無疑為百歲居衣厥祖訓歸全名廬抑所謂全非苟全軀人物之生一本萬殊仁義忠信自生與俱物物備具無欠無餘我居廣居我位正位我行大涂百年一日乃知免夫壁豈諸有國弗終是震豈惟兢兢懼失一夫大訓大玉允戈河圖有一弗備猶忝厥初



壁諸農夫全村有家疆畝室垣有棄弗重有芾芾除  
得為孝乎或疑求全愛及髮膚則舍生者不得全與  
可仕可已可生可死不辱其身不虧其體苟得正焉  
斯為全矣曾子之孝戰陳無避樊侯保身彊禦不畏  
謂茲不然託訓私已則干逢非而孔張是太史了翁  
特發斯義以告無疑以儆同志

當益幸欽夫克承孰菴銘

渠陽集

荆州辛侯以孰名菴臨邛魏某發所以為孰之  
義而系之銘曰

其耕澤澤其達驛驛陰陽既索我黍我麥其穰豐  
其黍浮浮水火既交我酒我羞自主而成俱謂之孰  
而於其間迭為見伏黍垂而實麥仰而榮酒漿以氣  
穀羞以形四時之宜九獻之節外降後先皆從其朔  
蓋所謂孰陽反歸根陽伏而實陰見而文人物之生  
其本則一能者養之歛華就實其不能者與氣盛衰  
不躁而戾則柔而坯是謂不孰剛柔昏失辛侯念茲  
以孰名室惟侯之資則厚且夷而能善養如轉如炊  
剛柔節適乃底成德我銘不誣日用飲食

莆田陳師道宿克齋銘

性命之原純乎天德有氣有形則感於物喜怒哀樂  
臭味聲色雖感而動乃性之欲以命節性罔匪入則  
徇欲而流斯為彘賊人心天理此出彼入勝負之幾



間不容髮是以先民示人用力威愛剛柔毋過不及左  
申孔訓以勝為克顏事四勿則克之自有能於此隨  
事察識如陽排陰外消內息黃宮既孚其卦為復在  
初即仁二此為吉其端甚微其流不測式昭斯銘勉  
勉無斁

靖州李外父登外齋銘

地中生木日夜所息聖人觀象以明順德盈天地間  
一降一騰道無孤立獨此言外巽體剛中坤陰柔外  
有本有文乃升之義萬物反生復命于身由身而元  
為利為亨生道不窮所立有本於減而進於盈而反  
人一於外貪高驚遠本之則無外極乃困所以聖人

命曰冥外而去所利不息之真人能知此主以剛實  
貞元相生何有限極中庸之末凡八引詩愈斂愈約  
天德之歸聖賢垂訓賁若草木我申此義以勸謹獨

衡陽李希肯齋銘

衡陽李希肯齋銘曰無暴棄而請子書之子請更  
名曰肯齋又繫之銘曰

父生師教人所同然而有父師所不能傳譬之菑室子  
播子堂子而弗肯彼自肺腸學乎為己仁乎由己  
或聖或狂一念攸始嗟嗟李君不自暴棄我銘肯齋

康庸爾志

高瞻叔敬身堂銘



劉文節公嘗為吾表兄高瞻叔名堂曰悅親書  
之又詩之既事與志違瞻兄參用孔曾子語更  
曰敬身以述劉義某為之銘曰

陽健陰順體性相成子於父母同氣異形終風之嘯陟  
岵之行此感彼應山夷鐘鳴是以古人跬步弗忘事  
君必忠居處必莊臨陣必勇取友必良髮膚之末  
猶懼毀傷矧受之親五事五常母問窮達與親在亡  
秋毫弗盡即忝厥生豈待辱身始遺惡名曾子之敬  
子思之誠孟子之守孔訓益明嗟我小子夙聞于兄  
還以贈之為堂之銘

湘鄉趙縣尉與臻茅齋銘

茅之為物可菹可蓄可藉可鼎可包可束堅剛潔白  
君子之屬肆古宮室編茅架木土階簡簡清廟肅肅  
侯苴分社農綯乘堂上下同然儉而易足匪惟著儉  
抑亦觀德於泰象陽於詩此玉犀苴之分考工所錄  
治其流敬文題刻楠去絮尚華損剛從欲趙君之居  
澗泉之目章泉之詩古義是篤瞻名知訓我銘維服  
清湘勝景重厚已齋銘

人之一心至壹不貳所居廣居所位正位君臣父子  
夫婦兄弟爾性爾命何闕人事古之學者耆而德精義  
各欽厥止夫豈有為雖云善身所以善世舍曰為人孰  
非為己毫釐之差厥繆千里氣盈徇飾氣衰徇利



氣暴恥安氣柔恥與兩性爾命而人作止篤哉勝君  
念茲已久我銘申之冀善扶志

湘鄉蕭定夫佐師友堂銘

湘鄉蕭定夫佐以書來曰佐之外祖王父黎君  
明師事文定胡公建炎間避地荆門外王父爲  
室廬置器幣往迎之胡氏莫居南嶽實昉乎此  
佐之先人事五峰先生與張宣公爲同門友佐  
繇是亦獲拜宣公于長沙宣公授以居敬一言  
又十有五載朱文公師帥湖湘佐又從受學以  
進德修業請問文公不彼而幸教焉歲月愒邁  
大懼無以迂續師傳永負先志嘗哀梓胡父

子及宣公文公手蹟築室以貯之凡爲一堂二  
內建安真公爲文題識佐摘其語名堂曰師友  
以請于吾子既辱書見又摘宣文語名二內曰  
居敬進德雖然不得一言無以穀來者余以學  
未能信謝焉而請至五六乃爲之銘曰

在三之義曰君人師大倫有五朋友終之父生母育  
而君所司兄弟夫婦凡皆天彝彼師與友若弗是倫  
孝敬弟順賴茲以存是知師友亦命于天尚論世變  
必觀師傅古之師者傳道喻德爲己之功極於成物  
其次專門如漢授經末流之敝僅擬金蠶其次愈降  
習浮承陋詞華之趨科目之誘其下胥失求爲人師



雖官學校循格計資况於朋友亦罕古誼相酌以文  
相鹽以利天開周子師道復明至于中興世載其英  
前授後承不越居敬謹厥收居則德之進勉哉定夫  
允踐所聞毋使往帖徒為空文

金華邵曾習齋銘

邵曾名齋以習臨印魏某為之銘曰

人而不學自暴自棄學而不習不有諸已其習維何  
洒掃進退起居飲食夫孰非事是在魚目論羣言之首  
邵生敬茲如酌孔取

番陽許樂晉齋銘

大虛無形月星無光大明照之儀象乃章朝東夕西

夏南冬北標準四遊網維八極是孳孳者誰贊使之  
人有明德而不自知謂莫余覲不謹聞室謂姑可已  
自棄自畫况以是心方之大明瞻前靡間垂後有光  
彼日而明有望斯晦而心無時貫徹內外乾離同位  
垂象示人我猶模繪以告許君或云四土以晉為厲  
晉而不已夷傷乃至晉極而傷蓋以位稱不息之身  
何厭乎外

湘中萬伯宗宗大允齋銘

湘中萬伯宗宗大名所居之室曰允齋而屬予

銘銘曰

朋友講習於義為大聖人觀象爰取於允兩澤相麗



衆水之匯乎實在中和柔處外同氣相感朝溘莫漑  
如人相觀匪會誨勸鬱束肌膚之會漸摩不已辟  
面益背萬君名室克自微厲我銘申之尚毅同志  
清相蔣成父名順一齋銘  
蔣君築室命之曰一原一之初冲漠無迹其物不貳  
其生不測兩儀其感五行異質於爻用六而著用七  
卦八玄九河圖則十引而伸之時萬時億而此一者  
流行不息職職共芸各一太極驗之人心虛靈湛寂  
五行之端五性之實必有事焉不顯不覿是戒是懼  
靡徐靡亟致用之原皆由此出始於尚綱終反天德  
蔣君敬之一在兩室真知實踐塵塵無數

渠陽唐君父佑之敬義堂銘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雖比而言有主有配如見太賓  
如承大祭即事常存至壹不貳內體既直清明純粹  
施諸君臣父子兄弟仁民愛物各正其位唯直故方  
非敬無義聖經賢傳已納而備然非實見如食知味  
非篤行之如跣視地言之雖似未睹其是我非曰能  
而豈從事敢告唐生庸輔厥志

臨江蕭應祥遺經堂銘

黃金滿贏不如一經鄒魯諺語本無足爭獨嗟是邦  
聖人所居曾幾何時流風蔑如漢室之初猶有魯生  
歛名遠跡不為利行乃自中世之經設科上誘下趨



民散俗訛公孫弘後儒相十一齊魯假儒居其六七  
如志青紫如陳車馬亦號大儒皆出齊魯近聖人居  
近聖人世淪昏已爾他不暇計况所謂金敗家亡身  
糞壤不若而經是倫蕭君作室榜以遺經聖賢森列  
爛如日星萬世雖後聖賢同心有為並是匪今斯今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七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八

字說

高不器字說

吾兄高瞻叔冠其子斯道字之曰不器而屬余發其  
義夫道與器固有形而上下之辨實則未嘗相離也  
而學記乃曰大道不器則道器密有可離邪陰陽盪  
摩而五行異質四時異氣此形而下者也而無聲無  
臭所以為聚散屈伸之始則形而上者固豈得而離乎  
此其在人也得乎天之理以為性則形而上者也得乎夫  
之氣以為生則形而下者也性根乎理為仁義禮知則  
無有不善氣聚成形有陰陽剛柔之偏則於是乃



有善不善飛焉為嚴毅為幹固者剛也為矯訐為疆暴亦剛也為巽慎為慈惠者柔也為懦弱為佞邪亦柔也彼剛柔而不善殆沾濫苦菴之器無所用之也夫其善者乃猶未免於可器焉然則雖夷吾之治子貢之達而其用有窮與其充之以至於不可器也充之柰何凡圓於氣質而不知返諸德性安於功利而不知本於道誼玩於文采而不知約於義理凡此者豈但可器而已中庸之末凡八引詩白衣錦尚綱不愧屋漏充之至於無倫擬無聲臭而後為篤恭之極功斯道年少初學雖未可驟語以此然聖賢之學先後本末如此斯道所當知之以為入德進道之序期無負吾兄冠字之意云

### 高不妄字說

兄子高斯得本名斯信故吾兄字之曰不妄言斯之未能信則不敢妄謂自信也寶慶元年更名斯得補博士弟子員紹定二年舉進士甲科授文林郎利州觀察推官過我于靖一日從容問予曰夫名以制義字以配名今更名則夫字也改諸已乎予曰幼名冠字所以共天命而視父志由周以來未之有改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諸侯大夫之更名者僅有楚二君趙鞅夫皆有為而然外此則雖臣同於君亦不之避乃若字之有改則又所罕見如叔向而又云叔譽子產而又云子美此莫可攷雖然攷諸義而協雖毋攷焉可也



且合乾震而為无妄乾之剛自外來而為震之主於  
內初九實當之其文曰无妄往吉其象曰无妄之  
往得志也夫以陽變陰以剛立柔以實主虛以天  
用人此純乎天地之動至誠而不妄者也是惟不動  
動則得其所願故程氏傳曰誠之於物無不能動以  
之脩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得其理以之臨人則人  
感而化無所往而不得其志也嗚呼若是者使有一  
毫之妄疇爾邪楊子雲謂處仁宅由義路正禮服  
明知燭執信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亦此豈息之推  
然而無妄之繇彖之象更相發明自一卦之號而言則往  
乃有妄故曰無妄之往何之矣自六爻之主而言則以

无妄之道而動故曰往吉而得志別文申義凡以貫動  
靜之幾微發誠明之分際其示學者復性之要闊遠  
而切近不若子雲之混而無別也斯得歸誠以白其  
大人相與審訶焉

虞退夫字說

雖國虞統親迎于靖閭奚字曰昔者名茲吾伯父  
字以義夫迨更今名則仍故字也每惟古人名字未  
嘗不相覆蓋蓋為我易之予請易以還夫還夫請其  
義子曰先之為字從之從人今日二先則有二入並進之  
象故字書釋之曰進而衛氏元包於蹇於鼎皆有  
是義夫樂於進而戚於退者人之常情也而不知天下



之理一進一退實相爲用焉以六卦言之坤生震之一陽則退者進乾生巽之一陰則進者退故易中凡言進退者必巽體而大壯上六則震震巽之反也此進退之相爲用者也然以一歲言之自冬之中及春之分此陽進之半也於是火出於卯南而農事起至干夏至則極矣火昏中而暑退退則陽化爲柔而成萬物自夏之中及秋之分此陰進之半也於是火伏於酉北而農功畢至干冬至則極矣火昏中而寒退退則陰變爲剛而生萬物推此則天地之功用皆起於退蓋不退則無以爲進而銳於進焉祇所以爲退耳退夫曰陰陽剛柔之大分吾旣得而聞命矣其在

人焉何如其爲力也曰志與血氣相爲進退義理與物欲相爲進退今天忿山慾澤趨者成市而能扼車曳輪視之如仇各場利區張袂成雲而能回慮卻顧棄之如遺人見其退然若無能吾見其進而未已也不寧維是夜之漏刻常退五商以裨於晝是退者常少而進者常多也陽化爲柔則曰銷月鑠陰變爲剛則曰異夕殊是退者用半而進者用全也使人之於血氣於物欲苟有來然勇退之意則日銷月鑠於彼而志之義也已且異夕殊於此是不止相爲進退而已耳退夫舍然曰敢不敬事斯語乃次第其說以予之



李季相字說

嘉定十五年子波命造朝道武昌眉山李公制相上  
游修通家之好見其二子而謂子曰鏐未之字也予  
曰名受之父母字受之賓子何足以知此蓋鏐金  
之美者乃為公賦極樸之亂公曰宜以相字之後  
數年予以言事遷靖馮君去疾以字說寄予亦  
既識其事發其義矣又數年予歸自靖季相攜馮  
說過予曰願為我申之予每疑相之為質未有所本  
而毛鄭以來相承為然意者天道流行各正性命則  
純壹不貳者也陰陽之交鬼神之會則得於氣感者  
乃有昏明粹駁之異既去氣感則於是有相之名蓋相

近於質而不同質以形言相以氣言涉於氣形則於  
是聖而罔念則為狂矣愚而百倍其能則為明矣  
今公之所以字其子則曰此金玉之相也季相應是  
字而味是訓也其必思金玉其身去其昏且駁而  
就其明且粹矣欲明且粹其必由學乎學所以明  
內外輕重之辯也學則知是身之至貴而人之爵  
人之執也凡儻來而可去者一毫不我加也學則知  
理義之真樂而人之文繡人之膏梁凡不義而  
得非道而求者皆非安且吉也季相其能審乎  
此則為無負乃翁之訓因其歸也書以贈之

楊志南字說



楊楚望名其子應巳字以志南過予里居曰子爲我述其義子嘗讀毛氏詩如似續妣祖毛氏訓似爲嗣此一變也而鄭氏讀如巳午之巳謂巳成其宗廟孔氏釋之曰謂廟當巳地此二變也孔氏又引於穆不已以證巳午之巳蓋毛公嘗謂孟軻氏之昆弟曰仲子學詩於子思又學於軻而讀爲於穆不似則見子思孟子時巳與巳通子考之漢志亦曰巳成於巳然則不惟似嗣一訓而又與巳巳名四而實一又其文象蛇不知世所謂相屬者始於何時而制字之始巳有之此又所未喻也故又不能措一詞而楚望遣應巳來言于瀘俾從今讀爲說予告之曰陽氣之生始

於子終於巳巳居六陽之極極而不變則窮故進位手南而陰陽相錯萬物相見然後文明之化成故以正歲言之物之始生蒼龍在寅朱鳥在巳自餘五位亦皆隨天而改而推其致用則蒼龍自卯以後火見而民出火朱鳥自午而後陰交而物見離餘位皆然而天地之運屈信盪摩靡有終極然則以巳爲巳乃所以爲不已也易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嗚呼天地四方君子之所有事也而可以斯須巳乎志南勉之以荅揚而父之訓

史之檣之樟字說

嘉定二年春余適丹稜史伯學于二子袖文以過余



詞采雋明嚮趨近正余固期之後三年余又過其  
里二子又辱臨焉進而與之語則曰今願竊有請  
也兄弟初名音章所爲從立者蓋摘諸先訓少長  
而吾父又欲託諸椅桐豫樟之義字各從木曰之椅  
曰之樟命之名久矣而未有所字也昔者已巳之會嘗  
受祭於子焉敢惟昔也請余曰冠而字成人之道也  
先儒謂貴其所以爲成人而不敢名故命以字春  
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字而不名者十有二人而已字烏  
可易也而以屬諸余何哉二子固以請則字椅曰  
有儀樟曰有本而爲之說曰其桐其椅其實離  
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詩人之歌湛露也楓柳

豫樟楫欄枸榔擢本干尋垂蔭萬畝詞人之賦吳  
都也椅桐美才也其質厚故其實蕃亦猶豈弟  
君子德盛仁熟故蔚然有儀之可象耳豫樟亦  
美木也其本大故其蔭廣本之則無且不能其  
身尚垂蔭云章哉二者雖其立言之各有攸託然  
合而翫之其旨則一是以古之君子不願乎其外思  
天之所以予我者而篤信自脩純體實踐逮其真  
積力久也則睥於面盎於背莫不有威儀之則出  
平身加乎民莫不有本末之序二子其歸而求之謹  
其所修內美者故能有儀蔭廣者由其有本皆  
非可幸而致襲而取也二子於余既一再見矣余知



子審矣其自今再見子則冀子之有以不墜吾言也  
戴立本字仁夫說

某被命南遷涉緱寧境戴令翽見其子立本  
問奚字曰仁夫明年令蒲成之靖請辭仁夫侍側  
謁余字義余語之曰學之道莫大於求仁仁本我  
有而惡乎求之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  
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是理也至切至近而人由之  
不知也有子即人所共知者而還以示之曰君子務  
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其示人  
可謂切近釋者曰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程  
子慮不達者誤謂孝弟乃仁之本又疑孝弟與仁

異體也則蔽之曰孝弟是仁之一事謂行仁自孝  
弟始其義滋益曉然嗚呼仁夫其無以他求其亦  
內反諸心凡家庭屋漏之隱日用飲食之近隨事  
而著皆是物也是本既立矣日引月長其油然而  
生也庸可已乎書曰宅心知訓爲至仁夫其尚懋  
敬哉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五十八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九

跋李德文勿齋函箴

四先生之微言垂諸世者多矣成都李德文甫獨摘是四條為勿齋箴既以自警且將勒石以廣其傳學者誠能以其言之不同而識其指之未盡當反覆究玩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引而至於聖賢無難也

跋六安縣尉顧士龍詩卷

開禧初止余以職事課諸生射於右庠或挽石五弓神色閑雅若無意於射中而未嘗有虛鏃者或挽不



及石而汗顏掉腕其發不能以三十步者或既取其  
大引不能滿而易其次者又易其下者齋量之淺深  
氣格之高下毫末不能以強余方舍然有感於為文  
之法顧為同僚語會顧六安以一編詩求跋因為書  
自前所見以贈顧君今能挽強矣其必如無意於射  
者而後止也

跋向侍郎子誣拘張邦昌家屬檄藁

靖康末吳玠莫儔王時雍徐秉哲以偽楚叛圍城中  
士大夫負國賣降者行若狗彘固不足深數而其論  
奏之詳死節之著凡有功於反正者班班史冊及今  
檄藁諸賢叙述為詳不用贅贊老檄陳議甚偉

亦顯然在人耳目或又謂出於馬時中吳亨仁之手  
則人未可以此盡沒其是也惟是此外如時中於檄  
陷虜後排日以復辟事申邦昌逸事狀不詳徐師川挂冠  
以去至以昌奴其婢虹縣尉徐端益不拜偽赦堂吏  
張思聰亦首建反正之議皆能以一節自著者則往  
往史所未載人不能盡詳因以檄藁之末以見自  
昔雖極敝大壞所謂天彝人紀則未嘗一日間斷也

跋二蘇送宋彭州迎視二親詩

開禧二年秋余以侍養不使由館職丐漢嘉以歸明  
年春僅至蜀口聞逆曦之變倉卒議還荊州盡違始  
願會新安慶幸趙景魯亦歸自西和即約與俱見其



二子焉其一嶷叟也自蜀中得二蘇公送宋彭州詩  
真蹟及諸賢題識袖以相示方塵沙眯目岷峨悽愴  
而余留滯南服白雲眇眇何當負怒前驅平反加飡  
如彭州之樂也覽詩慨然

跋黃尚書與任千載進書後

今嘉定通守任君嘗辟韓用事時由西充丞考濬  
貢士發策援漢王鳳事頗切時政任君疎遠小吏何  
預朝廷末議亦非有責直要譽特發於中心之不  
能已者而鷹犬於韓者遂欲摘此以爲奇貨幾爲所  
抨擊黃公子由時作秩宗亟爲拯解得免又有以風  
方伯者毅然孤蹤言暴此權折雖卒無他而臺府觀

望莫敢寄名雷霆以相汲引者由此仕落落不耦其  
詳在黃公書尺及諸賢序引題識之文余不復贅云  
而獨於此蓋有感於天理之不可已者蓋氣數屈信  
之變人事昏明之感天下治忽之機常必由之此猶陰  
陽晝夜一長則一消不能獨無者雖然其所以主張  
是者則未嘗一日無也節之詩尹氏以太師秉國鈞  
方茂惡怨正莫敢戲談周大夫既誦言之而其亂曰  
家父作誦以究王訕卷伯之詩彼諸人者方幅幅其  
詞好好其容寺人既深詆之而其亂曰寺人孟子作  
爲此詩詩中譏刺之詩率多微婉詞義隱匿姓名至  
於自狀其人甘於抵冒忌諱如此類絕少以其時考



之此何時也而是理卒不可泯漢唐以來殺戮竄流  
之禍至施諸士大夫而以言罪者相塗國朝以  
仁厚遇士士生其間遇所當言不聞踈賤故也而新  
法之議紹述之議和戎之議皆柄臣以威力劫而行之屏  
逐異己攬撫史事羅織口詩箋注詩文告訢書  
牘考諸道策題撫舉人文字搜遠方亭館亦云極矣  
而禁防愈密公於觸犯者愈衆人之惡不善如惡惡  
臭凡皆實理之不能自欺者况 祖宗德澤涵濡非  
一朝之積及其隱於心而不自知其不可而言之也  
雖刀鋸鼎鑊在前亦奚暇恤哉任君同時被指摘者  
一在閩一在廣地之相去也各數千里而不謀同心

此何可以人力殄滅者余嘗孰復究玩蓋以是自信  
任君幸毋以自足得位得時事有大於此者任君其  
勉之

跋房氏清白堂記

吾友張季可袖房氏清白堂記過余於里舍曰房君  
納粟得官辭而後受諸賢嘗為題識矣更欲得余一  
言余固然不知所對則謂曰輸財辭爵卜式嘗為之  
矣而論者謂非人情輸財受爵雀列嘗為之矣而論  
者反嫌銅臭是非混然則將何以處此季可其為我  
以此復于清白堂主人而復以語我

跋丹稜鼓君墓誌銘



丹稜彭百川始欲以紹熙之元葬其親子墓之左其宗人洋川通守亶嘗爲之銘尋牽於陰陽拘畏之說乃改卜逮嘉定之二年十二月壬午蔡始食月日既與銘牾則俾予識其末嗚呼自義理不競封墓大事乃盡操之巫史鴻生學士豈無尚論古制習聞儒先者而人所共疑稍獨異則紛然以爲是闕於人情往往以緩者爲審速者爲簡彭君之葬自庚戌迄今一爲所怵動至二十年亦以不敢獨異耳彭君飭身嗜學卒老布韋百川之通贍當有以卒其志者

跋南軒與坐忘居士房公帖

自義理不競士不知有爲己之學喪志於記誦濫費

於文采乃且沾沾自喜以爲是射名干利之具流風益遠頹俗莫返而坐忘居士房君生長西南獨能不狃於俗旁搜博取以求其會心有未釋亦不敢有愛于言將以究詰其疑圖爲真是之歸今南軒遺墨謂其技于流俗謂其剝去華飾謂其白首守道凜然如霜松雪竹者嗚呼其賢矣乎因歸其所與南軒往來書尺于其孫興卿而嘆美之不置也附姓名其後

跋宋常承德之送行詩後序

嘉泰末余入爲學官時柄巨擅朝將十年士氣日削陰伺風指者已密陳開邊之議一日赤告爲冷太陰犯權未旬日北內門鷓尾及省部相第突宰相襍被



奔都亭驛翌日上避殿徹膳詔百官上封事余時與  
李仲衍范少才趙全道先生同在學省李范及余大  
槩謂今爵及輿隸權移主上趙所言數事亦切時病  
余忘之矣而宋君時編摩省府謂雖爲人爲甲兵坎  
爲水爲月爲盜爲隱伏故火失其性赤氣見濫炎起  
則憂在甲兵之事水失其性太陰失度犯權則憂在  
隱伏之盜識者躓之是歲沿邊帥守始盡易武臣吳  
曦旣久在西番皇甫斌在襄漢郭倪李奕在兩淮悉  
總兵民之任識者憂之而未有陳說者宋君又索言  
之次謂乞置四川類補試使蜀土得補入太學次謂  
蜀帥權重宜及今防微杜漸宋君旣對余適以職事

見宰相謂余曰宋編修旣言蜀帥權重而又欲蜀學  
得擬賢關余規其詞色方復不平退卽爲宋君言之  
宋矚知廟論不合力請去執政有留之者俾承奉常  
涉春再請乃得去方是時 朝廷論議和者如出一  
口而乃有不苟於同以取宰相厭棄者可不謂賢乎  
宋李范趙與余旣相繼去國時事大變宋所言甲兵  
武帥等事至是皆驗可不謂識慮過人矣乎國雖靡  
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疆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天下未  
有有陰無陽有小人無君子之時故又曰如彼泉流  
無淪胥以敗譬之泉也苟疏而通之雖有淤腐可賴  
以免徒知壅閼蔽塞無所分別則淤日以甚清者亦



興俱敗且慶元嘉泰開禧之間而稍知此理也賢者尚可以少安於位以相與扶世建俗大綱雖失亦須能揅其半竟蹈淪胥之戒使生靈受其禍而賢者徒以知言名於時可勝嘆夫後二年朝廷改元更化余被命將造朝宋君以諸公乙丑送行詩墨本見寄因以所見題其後云

跋思濠史氏遺安堂記

萬物之生洪纖鉅細各得其分人惟率吾性素其位慊於中之則無入而不自得否則蹶焉不能以自安冕服春秋諸侯之所易也而不出於天子之命則不安稻錦民生日用之常也而衣食於三年之喪則不

安晉武公必請諸天子之使宰我必問諸夫子使意所欲為居之而安奚以請問為也人之情至於綽綽覆護皆非天理之正然驗天理之正則莫切於此儻於是而有得焉則浩然天地之間死生利害之變舉不足以易吾守况其餘乎史君以遺安堂記相不用述安之為義識其後云

跋眉人王慶長辯蜀都賦

後唐張不立嘗為詩曰朝廷不用憂色俗稱霸何曾是蜀人人以為名三至本朝張次公序蜀檮杌

天覺迭凌載歸蜀大抵亦皆為蜀人辯數者也忠義固臣子之常分知不知庸何恤而蜀人之大節表表在



人亦豈在圖者之所能溷二子者之撰亦不洪矣  
故不若東漢辯蜀都賦蓋不專爲蜀辯將以發左思  
抑蜀黜吳借魏誣晉之罪實有功於名教也士之生  
蜀者其自今宜知所愛重毋使後人辯今猶今辯昔焉

跋虞丞相帖

右雍忠肅公所與彭山楊公民極來往帖也首帖所  
謂已抵大安候公乘到結局便行王總卿除宣諭蓋  
公紹興二十二年由西掖夏官宣諭川陝秋九月辛  
亥乃以外府卿四川總領財賦王之望代之次帖所  
謂當塗公攜後不旬日赴闕下又不旬日走萬里九  
月抵漢下蓋隆興元年春公與時字迂以敷學知當

塗六月由當塗召還甲申歲復除夏官宣諭京湖也  
所謂虜帥以書約和朝廷以洪同知書報之蓋是  
歲七月乙未金人統軍統石烈志寧致書于三省密  
院謂舊歲貢如約則止九月己丑朔上命同知密院  
洪遵答書言海泗唐鄧鄂州事在正隆渝盟之後我  
未遣使之前至於歲澣則兩淮彫殘之餘未能充數  
今遣密院計議官盧仲賢等至軍前詳議書末所謂  
大而有理者即此書也公與王瞻叔爲代雖知時論  
弗合而於瞻叔蓋未始隙也公又嘗薦之於上前未  
幾乃與葉寅言兵濟公及公召還王又疑公必相仇  
報凡所以毀公者日至於朝後又與王珪以公差皇



甫偶知信陽軍中公後又力主棄地奉讎之說合鄙  
以軋公及張忠獻公至是所謂大而合理之約亦不  
復然矣其嘗閱公奏疏有之望怨臣不已不知臣實  
未嘗於陛下之前 朝廷之上百僚之間出一言一  
字以短之望者今觀此帖乃與其交友私書亦謂王  
總卿爲賞諭川秦之福公之所以稱瞻收蓋若此及  
爾如貫諒不我知嘗主復蘇軾之事爲之嘆息

跋明道先生和康節打球吟真蹟

聖賢事業本經綸肯爲巢由繼後塵三幣  
未回伊尹志萬鍾難換子輿貧且因 老  
藏千古已占西軒度子春時止時行皆有

命先生不是打乖人

邵氏子嘗以康節先生墓石屬筆于明道先生久而  
未得其說步于庭中忽躍然曰吾得之矣堯夫之學  
可謂安且成乃書之曰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  
大志及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  
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  
其歸而最後遂以安且成三字終一篇之大指嗚呼  
論康節者多矣而未有親切的確如斯言者也學者  
之觀是詩誠能以是參焉而知以打乖自謂非一於  
遜以經綸答賦非一於通然後二先生之心可識而  
學者亦有所據依也同時倡醇者如富文忠王懿恪



文忠烈司馬文正及洛中時賢皆有詩明道獨賦二  
詩今所得真蹟惟後一首而前詩俄空焉究玩聲畫  
於百數十年之後猶足以興起頑懦况於親炙之者  
乎

跋文忠烈公真蹟

右路忠烈公三帖目元祐初公以師垣便章軍國時  
也帖所謂腹疾則元年九月也公以是久在告不克  
陪宗祀時年八十一得疾稍間而筆力適勁若此且  
其詞氣謙厚惟恐失一士之心衛武之詩曰抑抑威  
儀維德之隅眎其隅而有諱中者可知矣後一帖雖  
史牘而緘封乃公花書唐人初未有押字但草書其

名以為私記故號花書如韋陟五雲體是也國朝大  
老亦多以名為押而圈其下今其可考者如趙清獻  
王文公皆然而熙寧間至有北書畫作卷之語益可  
推見今併存此幅以識前輩典刑云

跋祖澤之龍學帖

右祖澤之所與李才元帖也才元之入乃裕陵東記  
至數其去喪之日而虛記注以待而擇之之出則以  
王介甫誣治其移金借酒事畫責散官以去皆熙寧  
初也故今第一第二帖才元方赴闕供職而擇之已  
榜舟出門擇之雖出尚幸才元之入也居無何才元  
以草介甫制多訓教語忤介甫力請去裕陵固留之



三年又以論青苗法繳李定詞連在介甫明年竟出  
知汝州人主急於求賢而大臣果於嫉善若此嗚呼  
吾乃今知大臣喜怒之過於人主也中帖所謂才元  
府推未知才元為京屬在何時也當者

跋蔣希魯致學帖

右樞密直學士蔣堂希魯一詩前時遂翁者適公自  
號也元厚之賦淮漕司庭檜詩有孤根元是遂翁移  
之語即指公也少愚則白雲張氏字也公再守杭白  
雲首蜀遊杭道舊賦詩情思藹然而筆畫勁直有法  
尤為可寶傳謂公脩潔遇事不少屈好學工文詞尤  
善作詩而伊川程子記蜀守亦稱公損激樂毀淫祠

修府舍三事觀此蓋可想見其為人矣或曰之二詩  
蓋裝葺失次後詩當在前乃白雲留杭日面故書名  
前詩當在後乃白雲去杭後寄往故稱私號亦未知  
然否

跋鮮于子駿帖

公字子駿閬中人終於集賢修禩知陳州裕陵稱其  
文學司馬文正公稱其政事蘇文忠公稱其詞章泰  
山孫先生稱其經術公之為人大略可觀矣今觀此  
帖雖游戲翰墨而大要使人內觀返照以求其在已  
者學者循是而有得焉則知此詩不但為紀老設也

跋河東轉運王燧陷虜後家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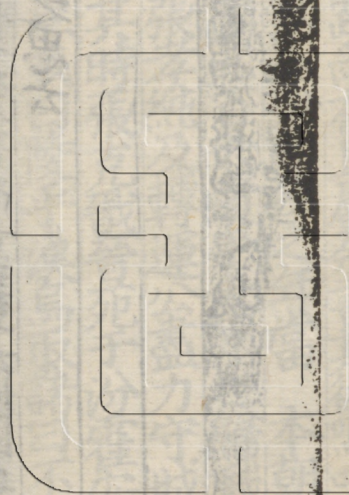


有謂于余者曰寓雅之百丈威里王萬榮余進而揖  
之曰雅人安有威重者邪曰我駙軍晉卿之後以靖  
康避地至此我從祖慈爲河東漕旣摯于唐數寓家  
訃今真蹟尚存且屬祭書其後嗚呼靖康之禍烈矣  
欽廟爲第九世即位之年當 本朝一百六十六年  
抑所謂陽九百六者乎太原之歸職方最後而最先  
失帥巨張孝純及轉運公盡力守城凡九閱月卒與  
城俱陷其時張克戩晉死于汾霍安國死于懷之人  
尚得獨生或曰陵乎漢烏取諸曰不然天盡道窮從  
首于虜謂陵可也不忘君父志在復還陵烏乎然虜  
旣歎我盟載又愆有志莫遂自首厥象遺其子孫以

示必死此其心繳如白日陵烏乎然余嘗反覆公之  
心畫雖惜其不死而重於其高區之心故書之以慰  
其子孫之思云



重校鶴山先生大集文集卷之五十九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



跋

跋武連湯尉檄

嘉定六年夏五月甲子余過劍門有得武連尉湯君  
丁卯檄藁以相示者陳義開偉讀之慨然因惟天下  
之生一治一亂蓋氣數角信之變人事昏明之感所  
不能免也而使斯人猶有所馮依以自立者則以天  
彝人紀未嘗一日間斷耳晉侯不安於自製之服冕  
更始愧汗於盛陳之郎衛劉仁恭慙於自有之旌節  
彼盜賊小人懷其怙亂蓋陷溺之深者其心術猶能  
時時發見本朝數巨寇其馮阻作昏如益如貝如邕



如睦其挾虜以叛如昌如豫如曦莫不有死難反正之臣雖然是受任典職者耳而奮自布衣無尺寸之柄獨以區區之筆舌扶植人心如湯君者豈不益可尚哉為我寄聲謝之母矜焉而畫也母撓焉而折也母不見知焉而措也士所當為蓋不止此湯君自重勉之

跋張于湖念奴嬌詞真蹟

張于湖有英姿奇氣着之湖湘間未為不遇洞庭所賦在集中寔為傑特方其吸江酌斗賓客萬象時詎知世間有紫微青瑣哉余客唐安湖上計孟甫袖以見訪是日八月既望後此者蓋四十有七年矣撫卷

太息書而歸之

跋唐吳懿公遺墨 十一月五日

自吾有狄難而從容就義如劉仲偃傅公晦張德祥霍安國李清弼及今唐恭懿公為死節之著者其次則蔣興祖死于陽武張確死于隆德朱昭死于震威郭濟朱友恭死于涇原其次則有忍死于虜而卒能自明者蓋又不可勝數民雖隳隳或甚或謀或肅或艾自昔雖大壞孔亂此理蓋不可與之俱殄也或曰如恭懿及傅公晦親在可以死乎曰事君不忠泣官不敬戰陳無勇虧體辱身以羞其親而猥曰吾將為親屈也是擇義不精跋前疐後鮮有不失其正者也



烏足與論二公之心

跋黃侍郎疇若送虞永康剛簡赴方詩

嘉定二年豫章黃公被命帥成都詔四蜀軍民利病吏治臧否咸得驛聞明年公至蜀即以三士聞于朝知黎州何侯惠彦知永康虞侯剛簡潼川通守楊侯洪也而公於三人則未嘗有一日之雅左右之容也人謂是舉寔光前聞先是制置使到官有所謂歲薦者必效詔旨而安撫司則未有前比也至是虞何皆召楊得陞等郡旨揮虞侯以私計不便嘗欲控辭而親友咸謂於義無當乃謀以單車就道未行之數日黃公自為詩以送之未及就藁屬部使者有言

詔予祿祠暇日公之僚屬得公所為詩藁以示虞侯侯請勒諸樂石以毋忘知己而未有識其顛末者會其亦罷廣漢道成都乃以屬筆其因惟公之詩所謂才高真後快世隘多疑忌等語方其屬思時蓋未知有此也而所言已若此公之識高慮遠且藹然有贈言愛德之義真不可企及哉詩云雖曰匪子既作爾歌請以是復于侯而識諸篇末

跋金堂謝氏所藏伊川程氏真蹟

先生移書謝公今看玉輔嗣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易人謂先生惟是之從無所偏倚故也然嘗觀揚遵道所錄先生語則蓋亦有說焉且其所錄亦曰如素未



讀易不曉文義且須看王胡三家理會得文義且要  
熟誦然後却有用心處審此乃是要從三家尋繹文  
義文義既熟然後能優柔厭飲以至於泮然怡然冰  
釋理解本非謂易至三家而備又非以尋繹文義爲  
是也不寧惟是先生平生功夫惟在易傳異時門人  
求之弗得極於寢疾乃始以授尹彥明張思叔而曰  
只說得七分且更自體究嗚呼由三家之文義以觀  
先生之書亦幾無余蘊者矣而深藏固卻不得已而  
後出且猶以七分言之其所以望於學者之真知實  
得者爲何如讀此帖者誠能以是致思焉而後知先  
生所以勉謝公之意

跋閩中蒲氏所藏石范文三家墨蹟

石才翁才氣豪瞻范德孺資稟端重文與可操韻清  
逸世之品藻人物者固有是論矣今觀其心畫各如  
其爲人昔人所謂心正則筆正渠不信矣夫

跋蘇文忠墨蹟

歐陽公之司貢也疑蘇公爲曾南豐實之第二然南  
豐時在得中公初不知也及蘇公司貢則不惟遺其  
門人雖故人之子亦例在所遺觀其與李方叔詩及  
今蒲氏所藏之帖若將愧之者然終不以一時之愧  
易萬世之所甚愧此先正行己之大方也使士大夫  
常懷歐公之疑而負蘇公之愧古道其庶幾乎



跋樂子仁 新爲洪稚王 甲作壽樂堂記

君子三樂之目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此人所共欲也而有命焉曰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則又未可以彊致也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則在人者皆可得而自勉今王氏四世一家以壽樂名其堂吾友樂子仁嘗爲記之而屬予書其榜夫所謂有命者既得而有之矣所可自勉者王君其亦懋敬之哉

跋蘇氏帖

蘇氏翰墨其散落人間者何可勝計而楊氏與三先生爲比鄰所蓄尤夥且可信不誣今觀少公帖所謂與家兄同住京則熙寧二年所遣也時長公判官告

院少公爲條例司檢詳帖又謂少公已改差陳州教授則二年所遣也其字體與中年以後極不相類乃知前輩於小學猶進進不已况其大者乎聞楊氏所儲尚多其晚年既貴尤篤於故舊之義此尤當令後生輩見之也新陽安別駕宋希古以是軸轉似敬題其後而歸諸楊氏其謹護之

跋任諫議伯雨帖

忠敏公以元符三年冬十月爲左正言未及半載論事凡百有八疏明年建中靖國之春三月以忤曾布罷言職爲度支郎又兩日出知虢州五月至虢以後猶言事不置乃詔送吏部明年改崇寧十月除名勒



傳編置通州又明年正月與陳瑩中龔彥和鄒志完  
馬子才張才叔陳純益江民表諸公凡十有三人同  
時得罪公獨遠徙昌化又逮捕其子下吏三年入黨  
籍四年以星赦內徙道州大觀之明年又以赦自便  
乃歸通州今帖中所謂戍子即自便之年而寄食海  
堧即指通州也其跋康公諫草所謂前年過長沙即  
內徙之年希古則常御史安民也共惟 徽考始初  
清明登顯衆正布叙在服凡一時元凶鉅慝如意蔡  
諸人悉從竄徙天下以爲小 仁宗此 徽考初志  
也曾布與韓師朴並相布挾私患失一爲趙挺之所  
誤稍與韓異而鄧洵武愛莫助之圖進孽京由是復

用布將授京以助已排韓不知京進而布亦斥去矣  
以 徽考之初志合衆君子以扶持之且不能以成  
建中靖國暮年之化一小人乘間抵讎引用非人遂  
能轉移人主爲崇觀政宣以貽後日無窮之禍所謂  
一言喪邦一人橫國吁其可畏矣夫

跋陳思王帖

按隋秘府所藏有魏黃初篇其書呈唐初已亡莫知  
爲何等書也以類推之如子建之遺文在當時固多  
有存亡者矣獨鷄爵等賦云乎唐太宗出御府金幣  
致天下古本命魏元成及虞褚定其真偽篇各有印  
印以身觀爲文今鷄爵賦及贈王仲宣詩皆有此印



疑爲唐秘府所藏矣亡何遽爲武氏子脂澤所得良爲可惜最後有在建業文房而後歸之浮休張氏蓋幾於屢危而僅脫者一縑素之傳固亦有幸不幸哉今自隋煬帝至浮休居士所題其爲帖凡五雖乏精神頗多態度或疑贗僞或謂臨模固亦在疑信間然跡其所由來則源流固自可考今藏于新普安史君任公之家嘉定八年春王正月臨邛魏某得與寓目輒題其後

跋傳諫議

帖

胡明府所藏傳公詩帖今十有四年矣公爲人剛方有守嘗爲諫官以直道不容今觀其賢勞於使事至

其亂有蹈危舍佚念念不忘君之意公之盛心於此略可見云

跋虞雍公

先文

折虜使奏劄

開禧元年虜遣使趙之傑賀來年正旦以十二月二十有七日見于紫宸殿容止倨慢持國書逡巡立若將要上爲起者階門覺其音奪書以進之傑益怫不平贊拜復端立不動公知以下舍皇未知所出先是了翁仕成都日於忠肅公之孫某獲闕公乾道折虜使奏劄竊所嘆異每以墨本自隨至是以館職班裏見退至殿廡偶聞慢使頗類前事迺以誦言于朝而在列之士亦莫速達轉相口語少選則聞平章軍國



事韓侂胄必家前奏請駕還內殆如乾道故事繼有旨更以正旦朝見故事越二日使介三節人俱遊天竺寺謂之出山尋命寢罷鄧友龍時以夕郎館客尚慮之傑反覆牒議正旦朝見儀凡一再往僅報云來日權行折身又所賜鄉茶不受其聞其詞意尚涉驕蹇遂以公奏劄墨本達諸春官侍郎李公壁將轉致于空輔由是諸公始曉然知其事然聞侂胄猶謂此謝開之之爲不知開之秉政尚後此十餘年也越翼日某因從三館取會要實錄國史聖政日曆諸書徧加披閱於忠肅公折天錫事或無所載或略及之率與趙文定公所書抵牾而實錄則又削去問起居事

仍書垂拱殿賜茶酒茶酒未嘗設也又書知閣門事王抃上言云云詔明日引使人朝見乃以專美於抃而抃詞止議受書之儀復與此不合於是不覺憮然嘆曰夷夏之分此非小故也而史之闕顧若此况自吾有狄難爲所憑陵厥非一日東都之儀北使進書跪於殿下內侍啓書宰執受讀而後使人外殿長跪傳道虜酋之語問主人起居事體若此迨紹興速於和戎乃始過自貶損至廷論固爭僅使秦檜攝冢宰受書雖謂善於權宜而慢書悖使名稱不正屈辱已甚今不堪復言矣至采石之役虜氣甚索首遺信便于我昉用鈞敵之禮然後威令復振 朝廷以尊



公所遣王抃諭使人之詞謂問起居事行之又將十年正指采石以後也然則采石之功於國家所補豈淺淺者在廷之臣和戰異議既未能乘機以復境土而所幸通使自彼則操縱抑揚惟我實制由是將盡還東都之舊亦無難者而高忠建之來責臣禮請土疆逐使之論乃謂土疆實利不可與禮際虛名不足惜二三時賢爭之不勝故其所裁損僅十有四事耳視南渡之初固已差強人意較東都之舊則尚多餘憾且忠建之登進國書也猶不肯用新儀陳文恭公康伯雖能折之以詎然猶是館伴掣其書乃得進呈誠未有若乾道七年之最為得體者也太史氏所當

大書以詔來世而於此俄空焉况自乾道辛卯距開禧乙丑不過三十有五年使某所得公之墨本偶不在篋笥間則諸公但謂前有陳長卿而後有謝開之曾不知虜用敵禮于我防于采石折北之餘此繫誰之功而因變制宜使虜氣撓折國威用信如趙文定公前後所云其事亦未有以加於公之右者徒以文獻不足無所考證某有能言之者或僅出於區區蟻虱之小臣可嘆也王抃嘗為公傳諭虜使然則抃蓋周旋其間而身履目擊者也淳熙八年去此未為遠也而北使魏正吉蕭梅來賀正旦要人主起受書如舊儀人主難之方改日引見抃於前事豈遽忘之邪



乃徑許使人明日以舊儀見此獨何哉雖然彼武夫  
小人自有肺腸不足道也而當時惟趙忠定公以從  
臣爭宰輔之臣授館之使此何等職分獨未聞一言  
及之而委之於一閣門雖卒於出朴以救其失而損  
威辱國固已無及此又何也攷其當時所謂宰輔者  
則謝開之乃執政之一也不知韓侂胄何所據而尚  
云爾邪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敢附益其說於  
奏札之末以備太史之闕文云

跋陸日新盡忠辯誣錄

開禧三年有大誅賞者二襄陽被兵幾百日而解圍  
孽曦作亂凡數旬而反正此關係蓋不小矣卒之私

意實亂是非倒植汙于今而未明可為太息云

跋晏元獻公帖

元獻公三帖其論西邊攻守當是康定元年冬所作  
論富公充使當是慶曆二年春而所與評事帖則公  
為相而富公未第時也雖以婦翁子婿至論國事不  
嫌於矛楯而使虜之役雖非富公所樂公在樞府亦  
未嘗以奪公也至康定攻守之策則韓宗獻主攻范  
文正主守而公與龐莊敏田宣簡諸人亦每以未可  
輕動為言卒之涇原之師果駭滿野則公所不主攻  
策之為得也先朝一政一令必集思廣益孰復而後  
行之其審重蓋若此然且不免於敗然則開禧用兵



嘉定和戎不必皆出於人之所同是其得失又當何如也公之孫曰子中嘗昌言於嘉定抑所謂維有是似者與

開禧三年冬聞權臣就殛余表兄高東叔為詩志喜余兄弟相率借賦大抵雖以去凶為快尚以函首請和為國體慮也嘗以寄虞侯仲易之詩曰自是去凶明國是毋輕函首啓戎茲而其兄伯易亦曰函顧謹勿為終策天下英雄暗破顏或者尚謂過慮也明年其事果出於此有傳賢關士人書者乃子中也英詞勁氣踈暢磊落識者傳誦信知義理之在

人心蓋有不期而同者也

跋崔吉甫

三邊表裏圖

寢薪於未火昔人以為闇於治體火而既然矣寢者奚自若也吉甫方持徒薪之說以行于天下所見公鄉貴人為不少矣亦有發於斯言矣乎

跋東坡獲鬼章告裕陵文真蹟

前乎此王韶用師熙河後乎此韶之子厚用師鄜鄜雖僅得空虛無用之地而抗士之精殫民之力所資已不貲然則無亡矢遺鏃之費而黠酋即擒餘寇踵附盡境而止叛服而舍君子與小人之異蓋若此崇寧以後尚謂垂簾之政違背先志何哉



跋東坡書張志和漁父詞大字

文忠公自謂作大字不如小字雖亦有之然其英姿傑氣有非筆墨所能管攝者則無問大小一也

跋山谷與楊君全詩帖真蹟

右二詩一帖筆意清贍與世所藏者絕異蓋元符三年所作公晚年書也後此者五年而公下世公嘗自謂年衰病侵百事不進惟覺書倍增勝前輩進學之功雖於書翰餘事猶然今藏於楊氏之孫齊巽余同年友也嘉定九年春二月攜以過余於梓州因書其後

跋東坡次韻王晉卿乞花詩真蹟

東坡元豐詩獄鞠其所以往來者凡二十有四人而

首及王駙車蓋取其一時語言煅煉文致幾以抵于大謬他日元祐召還而見又與駙車往來視昔忘替此雖小事亦足以見公素守不以禍福利害動其心也

跋丹粉墨竹詩帖

右墨竹二幅行草二幅皆迫近文湖州乃李致堯筆也雙魚印為時雍二字圓印文為致堯而方印則云李大醉墨致堯隲之長子故自謂李大致堯早以書畫名於時元符初黃魯直在戎州致堯嘗從乞書黃甚予之距元祐四年蓋十年耳其後為尚書郎馮澥書奏疏由是被遇為書學博士云

跋東坡辭免中書舍人藁真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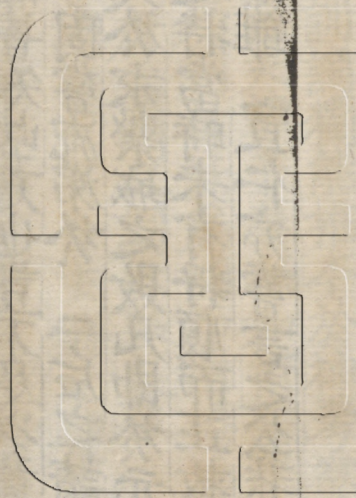


元祐垂簾凡熙豐法令有不便於民者罷之惟恐諸公但知目前事勢不得不爾然議之則曰是以子改父也從而闢之則又曰以母變子此皆非真識事體者惟坡公訓詞獨能推本於神考欲爲而未能之意文寬夫范堯夫韓子華孫和南安厚卿之去公所草詔皆以先朝付託爲詞而用楊元素陳彥叔李邦直呂穆仲唐義問之詞亦卷卷矣先帝之約束溫文正公以議新法不合去終元豐不起而臨奠之文曰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呂惠卿被遇神考致位宰席其南遷之詞亦曰此先皇帝之意至於熙寧宰相之卒不過曰方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

之興亦未嘗深詆之也今觀公辭官之奏始歸美於神考其詞氣和平而不對也其識慮深長而有託也使時賢而皆知此意也豈不足以章先志而弭後憂矧神考固嘗流涕於二后之請憤惋於安上閉之圖慟哭於求樂城之敗凡即於元祐諸賢者又未嘗不知之特當時未有將順而止救之者耳其曰受先朝之知雖宣仁亦嘗言之公非姑爲是詞也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一

跋

題趙侍郎

公頌

帖後

米南宮心畫高妙不肯為他人下筆獨為劉巨濟書此詩沒儀趙公才思詳華雖見之餘事者類絕人遠甚亦為米公臨此帖前輩高懷曠度雖一枝一能樂取諸人不必皆自己出也米帖今刻諸括蒼宅趙帖今藏諸成都貢士郭之章家郭之先君子嘗事趙公云

跋南軒所與李季允

稟帖

南軒先生受學于五峯胡子久而後得見猶未與之



言也泣涕而請僅令思忠清未得爲仁之理蓋往返數四而後予之前輩所以成就後學不肯易其言若此故得其說者啓發於憤排之餘知則真知行則篤行卒能以學問名世有非俗儒四寸口耳之比今帖所謂無急於成乃先生以其所以教於人者教人耳

跋 高宗付吳玠凡事密奏宸翰

淮西之變乃紹興七年秋八月戊戌此九月壬申以後詔書也涪王始爲涇原都監張忠獻公處置川陝寔拔爲統制官明年擢永興軍帥由是受任數有亮捷上旣因魏公以知涪王魏公俄以罪去嘗爲所薦引者皆不獲自安上謂宰臣趙鼎曰頃臺諫好以朋

黨罪士大夫如罷一宰相凡所薦引不問才否一時罷黜此非所以愛惜人才而厚風俗矧如涪王固魏公之所拔邈在遠外上慮其不獲安也迺詔使得專達君臣之情亡所壅底若此用能崎嶇戎馬間蒙犯巖嶮卒以弘濟大難紹開中興也

跋 遂寧傅氏所藏濂溪伊川真蹟

蜀雖僻左而先正大儒如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皆嘗不鄙而幸臨之今其遺墨多在蜀而翁偶獲闕見者如濂溪先生帖伊川先生手刺則遂寧傅氏各藏其一而濮陽度周知所藏程刺亦得之傅氏也伊川先生帖則金堂謝氏有之明道先生帖則余



得其一焉乃和邵子打乖吟後一章也三先生始在蜀時所聞未彰而蜀人從之者已衆矣誦其詩讀其書且猶以未足也得其隻辭斷冊猶寶之不置至貽之子孫弗敢失墜今三先生之書滿天下而學士大夫不知好之有好之矣審思而篤行之者蓋鮮而抗之於高遠嫻之爲艱澀或託之以爲銜鬻之媒者往往而是吁可嘆也

題劉左史

光相

所書潼川陳荷之母任氏墓銘

潼川陳荷袖以其母任氏之墓屬銘于起居劉公公前後四仕于潼習其族世土風故紀載平實可傳世示後昔人之葬求之天下名能文辭者必曰是其死

不爲辱而名永長存况公端人也其言滋可信荷也持是有以葬云

跋胡文靖公

晉目

橄欖詩真蹟

無味之味至味也乃五行之太極也鹹苦酸辛甘則五行之所作也皆五味之一也然其間所謂甘者在天爲濕在地爲土在色爲黃在音爲宮則甘於四者猶得爲味之中也故茶不如薺也莖不如飴也毒藥不如嘉穀也苦節不如甘節也龍逢比干不如咎夔稷契也然則橄欖之以苦見取何也謂其變之正者也崔嵬諫良心憂主無一僞世固有持是而不見錄者多矣三復是詩而有感焉



跋孟蜀斷箋

凡前代之遺編斷簡若晉古者皆知好之亦有事雖  
云瑣而以久見貴者且王孟之在蜀也何翅井蛙甕  
壤視於建之世墓獨能為之厲禁其厚於前人之意  
猶可槩見於此以知東彝之不可殄滅雖紀綱大壞  
之時而猶然也伯起藏書至此亦可謂好古博雅  
也矣

跋山谷所書香山七德舞

黃太史得書之變者今此帖又因觀海恠圖以發其  
趣故視他書尤更沈着痛快然不出其氏名稱號豈  
猶有所靳於戴純師邪此詩舊本子夜作天子今來

作爾來治定作理定以子夜對辰日則今本為是惟  
廿有九廿有五以字書及秦漢銘文證之只當作一  
字讀今乃併二字為一成六言其偶然邪今藏於資  
中李氏誠為可寶云

跋胡知院

與季津往來書帖

首帖以貧賤憂憂為憂劑以撫事不及古人自嘆此  
前輩進學功夫也餘帖亦皆平實有味因知世道汗  
薄雖竿牘之間率為諛說不情之言是特數十年間  
事耳

跋楊參議與家書後

資中楊侯東叔自涪陵罷歸攜其先君子參議公手



澤以示余爲之憮然曰臺諫許風聞言事此本先朝良法美意也然旣務博採故亦時有譖人之詞得以乘間切售者且歐陽公一世大儒也而一再以閔門事得竒謗故最後公自列之疏謂臣苟有之是犯天下之大惡無之是負天下之至寃神考亦曰豈有致人大惡便以風聞爲託卒正其事嗚呼楊侯東叔其亦處於大惡至寃之未明者乎茹而不言則所加之詞乃蓋載不容之惡也抑窮辨而力白之則風聞之地無可辨之理然則將何以自明也昔者唐人柳珪遷右拾遺而蕭倣諸人謂其不能事父封還詔書其父仲郢訴之曰謂珪冒處諫職則可謂不孝則

誣夫人謂珪爲不孝而父謂人言爲誣使仲郢而偶不逮見也珪將得爲全人乎今楊氏之謗不若仲郢不辜而偶不逮見矣故未有以明也然亦幸而手澤歷歷若存也玩其詞蓋兼之以教愛託之閏之純二切亂也而詳盡極天下之真情者也揚侯持是以立於世也其亦無覩矣乎雖然已事無可復言所謂勇於從而順令者今固無及矣若體受而歸全則侯尚勉之以復干親以信于人

跋楊司理德輔之父紀問辯替

易言學聚問辯寬居仁行中庸言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大要惟一問字最是喫緊蓋好學之人既有



以備事物之理括古今之宜苟不得所疑而問之則  
將紛紜膠固無以發其思而進於真知實見之地雖  
欲行之惡得而行諸吾鄉楊君為問辯曆以質諸師  
此最得為學之要後生初學嗟歎自是恥於扣問者  
視此亦可以少警矣里人魏某書而歸諸其子德輔  
嗚呼其永用享勿替

題普慈馮惟一率錢建貢院疏後

昔於東蜀為士大夫郡而未有貢士之宮誠為闕典  
然普之公私財力則反出諸郡下故繕營之費亡所  
從出只如劉光遠冠類試前所未有職風化者表而  
出之是以建一門閤遂致歛民而給用幾以啓訟然

則工役之不可輕議蓋若此馮生盡為我持是以白  
郡侯物土賦文憲材計庸屬役於某人取財於某所  
俟成規畧定乃以控于諸臺是時提學司當首議給  
助為諸臺倡時不可失生其念之哉

跋邵康節逢春詩

先生妙極道數從容於義理之會雖形諸餘事無問  
精粗莫非實理素濩以來諸儒鮮能及之此所謂豪  
傑之士也陵陽牟君鉉得其所書逢春詩嘗以遺臨  
邛魏某辭不敢有仍書而歸諸

跋呂正獻公繳進興龍節廣使例外送物奏藁

元祐初政以文忠列平章軍國重事司馬文正呂正



獻為左右揆范忠宣呂正愨劉忠肅韓門下王右丞  
諸賢為執政文正既卒正獻獨為右揆者幾一年有  
大遼使耶律拱辰韓之來則正獻為右揆時也羽  
儀自辟參錯顯序者皆若人也虜人聞之不謂中國  
有人乎方物之獻度軼常此亦足以見尊賢尚德之  
風行乎蠻貊於斯時也遼宴納貢鬼章即擒交趾劾  
順不以有人矣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嗚呼  
盛哉

跋韓持國帖

韓持國以元祐元年五月為門下侍郎明年七月壬  
戌以與范榮公爭論刑名事口陳其過而不具文字

由是罷政分司南京是時潞忠烈公平章軍國而申  
正獻公獨相今帖中所謂僕射相公者蓋指正獻也  
御劄至謂奏劾臣寮既無明文何異姦讒正獻遂累  
章力爭中批之詞猶厲則復引近比進擬越三日甲  
子乃有大資政鄧州之命然猶用前責詞暨正獻再  
請及於便殿反覆敷陳越八月辛未然後命詞臣蘇  
文定以均逸為詞前輩之於氣類愛護保全不得請  
不已非所以合鄙竊交也非所以揚已取各也為事  
體惜也為人心術慮也為國家留賢也其言自皇  
帝春秋方富正賴太皇太后訓以仁義之道調平喜  
慈以復仁祖之政正獻誠心於此可見而宣仁亦委



折從之不以爲忤不如是不足以爲元祐倚其休哉

跋何丞相與家所藏 欽宗御書

嗚呼靖康之狄難始於熙豐成於紹聖極於宣和迄  
欽廟黃即祚則事已不可爲矣明年改元猶欲勉  
自支持內則募兵以爲禦外則奉幣以求成皆不可  
得則土疆帝號至是亦無所各矣事勢若此乃始罷  
唐恪而相何某此正如晉侯之疾宴安佚樂以成之  
蓋非日迫二豎子者已據守其膏肓之不可達  
之不及且召靈緩而視之雖百綴何爲徒承二子之  
一笑耳而况未必緩吾乎所奉康主霸府之議首發  
於何公宋之中興繫一語是賴他日虜營易代之議

公亦持不可卒以不食而死之二者不猶愈終無可  
以自贖者乎蔡京操持天下五十年及禍亂之成乃  
得保首領以沒 欽廟即祚十有四日而虜薄城下  
尋以北遷何公爲相數月而逢辰百罹殞命胡漢天  
之夢夢殆不可曉蟻風且了翁後此九十年伏讀震  
翰謹拜手稽首書于下方繼以霄貢涕去

又跋

柳之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  
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古所謂詰爾戎兵者  
不過如此今國家閒暇及是時不此之圖而護疾忌  
醫一旦潰裂四出乃始坏城郭驅市人繕戎器以爲



守禦之計割土地輸金帛質子女以奉和好之成內

與

皮秋切不醉而怒也非也

于中國軍及鬼方猶為國家有人乎

自由興以汙于人多四為和議所誤而用事者每恃此以為固三復 獻陵宸翰為之流涕太息恭畫其後

### 跋鄭忠穆公家問遺事

叔南守鄭君繼道以其大父忠穆公羊澤及遺事一編建炎後辟記屬了翁識其末了翁於先正行義在蓋嘗誼而為善矣故於其所歷亦竊幸有聞焉方二凶論其黨建請臺諫章疏露名付外蓋以是恐喝言者公獨於此時連柱其罪又請于太母乞降付二省以示二凶如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家父作誦以究王

誦皆著其姓字于詩之亂無所顧忌此人所難能也

東朝辛卯詔書以眷聖為皇太弟明受為皇太姪公

復留百官班爭之既不果則請朝獨蒞退又與王庭

秀上疏力爭又與宰執同對簾前又乞召庭秀雖以

太母欲改令眷聖總領兵馬公猶不謂然太母又令

至都堂則朱藏一頗夷仲路公弼張逢明諸公皆在

藏一於青囊出羣臣所上書示公公與庭秀力陳昨

日詔書不可宣於外此猶曰若以五日時事豈爭此

名位邪必欲行出公卒爭之故乙巳制書亟止前詔

公之所陳雖未盡行然正論不泯亦足以興起人心

此又人所難能也今諸書所載乃尚有踈略如前一



事蓋公抗凶焰於方張不制之衝諸畫見不書賊黨  
首乞臺章露名事故無以見公犯難不顧之意後一  
事蓋公起人心於繚繞回玄之際諸書乃不書一日  
而再三對又至都堂與宰執爭辯事雖實錄中書亦  
不詳故無以見此段實爲復辟之張本二者最是人  
所難能及事之要切者姑記所聞以備放失

跋 高宗賜吳玠招納關陝流亡御札

嘉定十一年春王正月虜出我不意分道入寇沿邊  
降附之民嘗爲疆吏所遏至是致忿于我反爲虜資  
據險因糧王師數戰不利伏讀 思陵宸翰有以仰  
窺深識遠馭之萬分謹拜手稽首書于下方爲萬

丑鑿

題山谷安樂山留題後

徽祖始初清明登顯衆正收用廢棄之人於黃天史  
有復朝奉知舒州之命元符三年冬十二月發戎州  
明年建中之春正月過安樂山留題蓋自熙豐以後  
僅有元祐數年之治調粵紹述之說起矣紹聖以後  
僅有元符之末建中之初未及暮歲而變莫助之  
圖進孽京用矣治之日久而亂之日多乃若此也安  
樂山之游雲霧晦冥將出山而晚齋豈天地之間一  
氣之運亦多慘少舒而人之所歷亦多違寡偶每每  
若此邪



題米南宮帖

本朝以書名家者至黃太史米儀曹各得書法之要自成一家未易優劣景獻兼二者而有之可謂奇過但今米帖間有弱筆乃不逮黃何也

跋張存之行狀

余友張孝謙將葬其先府君持事狀求銘余幼侍諸父即嘗聞壽安二張氏之賢蓋府君與其季巴西明府也今願有述焉以光昭府君之令德而懣在憂服其請也不敢曰可徒嘆夫世以外沈窮達論士如府君者即其狀所云則自夫誠身悅親以至信乎朋友蓋人之大端君也固已純體而篤踐焉又能推其所

得筆而爲書以淑其子孫然則雖極是以窮不一施而死詎知其中固有不與窮俱阨不與死俱賈者乎孝謙持是有以葬矣

跋李文簡公手記李稅等十事

李文簡公所記多京檄時事雖得諸所聞者適若此然大抵平世事罕所佚遺惟事在柄臣則未有不憚史官而嫉記者故是非毀譽鮮不失實率閱歲歷時而後其事浸明自唐許李以至近世王蔡秦韓皆莫不然也且裕陵一朝大典既爲群小所泯汨雖紹興更定差勝諸本而其間詆毀謫之詞終有刊落未盡其後紹述之議雖行於紹聖而實昉乎元祐之末



至紹興重修泰陵實錄獨元祐八年事皆無存者至  
參取主牒日曆諸書以足之僅得成書中興後事亦  
是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最爲踈畧小人終日爲不  
善呈血乎人言惟於傳世論後之書則必求以遏絕  
而竄移之此其良心之不可蝕者不知聞見於時人  
而筆削於家乘野錄者父兄弟姻戚友朋間轉相  
傳習便如甲伏之口制竇之心蓋有不與秦火俱燼  
者也公平生記聞當不止是若更加搜攬而哀粹焉  
豈特有補於史氏之缺亦足以爲後來茂惡正者  
之微云

跋司馬文正帖

申正獻長於溫文正公一歲此帖往來時申年六十  
有七此溫所以兄之也嗚呼人才以黨論故迭爲憤  
興古人選于衆聽乎國人房蒐而渴用焉猶慮第給  
後世俗薄世壞人才鮮少尚乃蕃休代進一則常以  
一半置在閒散故才不周於用次則久閒者多君子  
而小人固不久於閒也三則棄之於聰明未衰之日  
而用之於老疾交至之時四則小人敗壞國家浸  
不可支然後以君子揀之小人常居其逸而幸免君  
子常處其難而受責五則迭爲消長進退如人數更  
疾病元氣不無耗傷拊二老之事而嘆千載聞君臣  
相尋於一轍也



跋宋龍學帖

呂正獻公居家簡重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又得焦伯強之剛方以訓諸子而戚姻間則宋次道范純甫諸公其雅所尊禮則二程兄弟與孫石諸儒先也觀善之功若此宜有三希克大其家又以遺其諸孫至今不墜云

跋劉御史述帖

劉公爲雜端論張文定不當參政事王懿恪不當使宣徽滕章敏爲中司無所建明及王文公專令中司舉薦公又以爲非是且其語併侵宣靖同列如劉公王錢安道旣謫監當公爲之倡得禍宜不輕微馬范

二老力採之則奚止九江之行嗚呼許以風聞而無官長此先朝任臺諫舊制今劉公不肯承望幸執雖於臺長不惟無所開白也又從而併擊之真可畏而仰哉介甫既開其端後來之柄國者又爲介甫所不敢者矣

跋黃太史帖

前輩謫居類爲州縣長吏所不禮甚者惘疑虛喝或又從而加害焉太史居黔中守貳曹伯達張茂宗旣善遇之雖一椽曹亦致蔬笋之饋風味良不淺矣承望要人者觀此寧不知怍云

跋馬御史涓帖



元符諫官多賢者亦多所奏論而臺中則惟陳當時一人獨多馬公在臺八閱月亦不爲不久而所論止二事至其得罪乃亦與元祐元符之正人等大抵無所附麗卽爲檢正所憚初不在於言之多寡也所謂君錫提刑則宣和元年二月以後宣和元年三月以前蒲公尙詳刑粹州時也

跋諸賢帖

王拱辰

楊安國

錢象先

李清臣

呂氏父子醇疵固不同而七人賢否亦異所不待論也諸賢所題惟以刁氏事不大顯故特致詳焉然旣爲先正諸老所予其人要自可見陳履常談叢所載刁夜半得見奏邸之累茲事則斷不信蓋談叢之舛

誤非一而所載奏邸祠神事尤謬矣記刁獨免而刁適官去也謂社正獻與丁文簡同在政府奏邸祠神事作正獻避嫌不與而文簡論以深文然正獻以慶曆五年正月罷相而文簡始以四月自翰長爲樞副正獻之罷猶是文簡當制則二公元未嘗同在政府也則夜半之語奚足多據云

跋趙忠定公與游忠公

仲鴻帖

某以荷游公之知固知公言行甚悉迨奉使東川而公已下世乃言於上曰游某曾發宗社至計於簾閣猶豫未決之初時案燕居深念之日幸而成事不惟不見知於時乃遭誣罔以陷於譴其肯絕勿敢言責



恨以沒乞下本路監司取索當年事蹟及所上章疏  
與劉其所作銘誌宣付史館仍下有司別議褒錄今  
歷年而未報夫既厄於平生尚終厄於死乎詩曰既  
克有定靡入弗勝景仁姑俟之

跋朱呂學規

右朱文公呂成公所著學規縣令長眉山家子鑑屬  
某書之以勸諸鄉校且曰併爲我識其末白鹿之規  
五溫溫乎先民之微言也麗澤之規三廩廩乎後學  
之大戒也至矣備矣無以了翁之言爲也學者誠能  
惟是之依五者以事其心三者以範其體則猶稻梁  
之養正藥石之伐邪凡皆足以康濟吾身不容一闕

者夫二規亦異訓而同指異調而同功矣不然規矩  
誠陳而不能以約諸躬也不能以攝諸友也聲利相  
先也詞華相誦也躁相競也慢相狃也本學旣措末  
習滋放則二先生異時所以風厲與縣令長今日所  
以發揮者亦徒爲挂壁之空言耳可不甚懼矣夫可  
不甚懼矣夫

跋陳了齋責沈

蒲江令眉山家子鑑俾邑民魏了翁書周子太極說  
張子西銘朱文公呂成公學規勸石于鄉校又從了  
翁得陳忠肅公責沈文與楊文靖公劉忠肅公張宣  
公三跋凡皆真蹟也遂以併勒焉其伏讀是數者



然嘆曰富哉言乎太極圖自一理本然之妙以推明  
二氣五行之幾而銘發事親事天之義以極言一統  
萬殊之實二規則又以理之最切近者開警後學學  
者而果能事此則內外交養精粗相發求端用力之  
要亦取諸此而足矣况又以責沈之文示之以前賢  
從義好學之事其為美鄉晚出安陋悔已者之警不  
既多矣乎詩云民之靡盬誰夙知而莫成夫人心本  
虛有我則盈陳公惟其不自盈也故一有異聞遂慨  
然有感於思誠務學之不可已以開其變化氣質成  
就德業之基然則學者之於是書也亦庸可闕諸了  
翁少也慕藺今又以邑令之屬俾叙所以勒石之意

輒書其後

跋王君詔詩

王君詔不識一字而為詩皆根諸孝友其言兄弟之  
承爭未有不因諸婦言者此尤切近人情有合於坊  
家人詩常棣之首雖世之名能文詞者往往有弗過  
然則理義之同豈自外至哉讀者當有發於斯

跋程正伯家所藏山谷書杜陵詩帖

前輩評昌黎示符樊川示宜詩謂不當以利祿施於  
始教者今杜詩黃字皆同此意古人之已之學之異  
自孔子時而既然矣此四君子者抑未免稍徇流俗  
以為循誘之術乎



跋崔次和

勉齋銘

安子文銘曰千里之行始於企步九仞之危成於積土日積不足月計有餘勉與不勉賢否異聞

自士習日浮大抵務記龍虎為詞章以譁眾取寵焉爾否則以小慧纖能採儒先之言駕傳注之說乘有司之闕而攫取之爾自孝弟謹信仁愛之餘乃及學文自離經辨志而推以至強立不反此古人銖積寸累功夫今則曰是不難知也或曰是不必學也鼎山閱士多矣為是企步積土之說其亦審於為後學慮者乎次和勉諸

跋南軒帖

厥考以宗社生靈為己任厥子以聖門事業為己任

然則士之以記覽詞章嗒然自足者其待已亦太涼矣夫

跋張魏公帖

上帖所謂留意聖賢之學愛養精神使清明在躬自然讀書有見處以之正身正家而事業從此興矣此數語蓋公推所以淑其身者而淑諸人也有能服行無數雖等而至於為聖為賢豈外是乎

跋史峴之母家氏墓誌

峴既為其母乞銘于舅氏彭州君彭州端人也其言發於悃愾足以感動人之善心峴持此有以葬矣尚欲余語識諸碑陰余謂愛之斯錄銘之稱美此固孝



子著存之不能已者然多求諸文人才士之稱述此  
漢魏之末造也而所謂孝者曾是之去乎不虧其體  
不辱其身是則顯親之大者然不必曰踰禮佚義而  
後為虧且辱也甘於中畫安於小成志於為人凡皆  
自薄其身以忝所受者也峴好修而敏於文則必知  
所以待已之厚矣黨由是寃之以庶幾所謂體受敬  
身者焉則其為銘誌不已多乎峴將之陽安謁後溪  
劉公滄江虜侯其試以是言之亦將以為然乎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二

跋

跋虞秦公棋所撰杜府君與權墓銘

府君余之妻之高伯祖也雅善虞秦公其葬也秦公  
為銘其墓且親為書府君為人不問可知後六十有  
六年余守潼川府君之曾孫仲携以相示因嘆前  
輩講學於利善之分文行之序率委曲致意凡以淑  
州里而攝友朋務在可傳不為苟作今公之聞孫剛  
簡率用是說蓋遠有端緒云

跋楊少卿子謨所題趙子安一經閣詩

謂贏金不若一經此鄒魯諺語也近聖人之世之居



皆未遠也其詞氣已全不類鄒魯間語雖當時魯之大儒如夏侯長公輩亦不過以取青紫教授諸生蓋自漢武設科射策勸趨利祿後學所志大抵若此況於俚諺自無足責況於他邦以及後世又從可知而經生學士往往摘此語以訓子孫惟今棘卿楊侯獨推明六經妙用以約之於身而曰方信籛金非所樂此大與魯諺本指不同必嘗從事於斯者而後知是是理之亶然

跋張魏公帖

公自紹興十六年因天申節繳進無逸篇遂有連出之役至二十年移水二十五年秦檜卒而後公有出

殿豫章之命則太夫人尋亦不待養矣此數帖正在連山時岢嶇險側有人所不堪而即其自處則從容自得諳然有孝敬忠信之意蓋白駒考槃人也嗚呼所謂讀易者誦說訓故云乎哉

跋江宗博致仕帖

古所謂七十而致仕者乃約而言之耳然而豈必七十仕止久速皆惟其時何謂時止其所而不妄慊於中而無餒則時也江君蓋審於是矣願與同志者共講焉

跋廣漢趙彙論語說

自秦漢以後為語彙者何翅千有餘家稽合同異參



訂舛訛亦云粗備極於二程先生以後聖賢之心蓋已暴白庶幾無復餘憾矣廣漢趙君燮一日以語說一篇示余爲之喟然嘆曰聖人之道如彼嚮尊之不禁有味之而知其旨樂焉而不厭者矣又有得其消滴而知好之者有不知而唾棄弗顧者今趙君爲之躊躇四顧蓋亦知其可好者充之而至於樂焉則更以勉之

跋杜忠可

孝嚴曾祖節範處士告

封贈非古也而可以植世教厚民德慰孝子慈孫之心則雖先王未之有也而固可義起然而自一世至三世猶可以例取無賢不肖一也乃若追錫號榮如

冲靖史氏者義起之中又有義焉使非其祖孫之賢則下不敢以請上不輕以予今寶田公以縣佐而賜號至處士少常公以庶僚而追崇及曾祖則又加於史氏一等非其祖孫皆有以自致而能然乎猶其盛哉雖然禮所謂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夫其敬身而不敢易也則所以報其先者又將出於號榮之外少常其知此矣

書潼川柳彥養墓碑陰

先天之學秦漢而後惟魏伯陽闕見此意至華山陳處士圖南始發其秘一再傳而爲邵子處圖著書以示人曰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皆



生于心嗚呼衆人以易觀易而滯於易邵子以易觀  
心而得乎心滯於易則象數文字然耳得乎心則天  
地萬物與我一本也邵氏死而失其傳迨漢上朱氏  
及朱文公蔡元定始申其說吾鄉觀物張公行成亦  
嘗推本邵氏說爲通變經世諸書故今鄉父兄往往  
有能道之者余雖生晚亦幸得與聞乎此然師友之  
功未能浹洽蓄疑蘊惑罕所質問來守潼川乃得郡  
人柳振坤其父申錫先天太極諸書以示余自一歲  
一月一日一身皆有圖說至於九疇會極中央立極  
中星合極復分畫而附益之又作三易圖說十卷以  
探羲文孔氏之秘而上下經六十四卦卦爲二圖以

釋其義嗚呼是區區者奚所爲而然哉身旣隱矣明  
旣喪矣非以釣名干澤也自陰陽五行星曆氣候反  
覆參驗以求之心凡以自明耳矣余旣不及與柳君  
接其說有余所弗及余所偶同又有余所欲言於君  
者昔不得而相與可否焉旣以悵悵又嘆夫世之有  
志於學而不見知於人槁項黃馘以死者多矣然其  
書固不與俱亡也韓有日吾友度周卿爲銘其墓振  
坤更欲求余語以識諸碑陰振坤之所以稱羨愛錄  
者亦旣無所不盡矣雖然洞洞乎屬屬乎如執玉如  
奉盈如將失之振坤苟於是焉求之以不墜考志焉  
茲其爲稱羨愛錄也不旣多乎尚懋敬之



跋游景仁所藏裴紹業告

自周之季封爵文書皆以印璽舍是則亡以爲信而此告所用印乃以東都尚書兵部之印爲文特進尚書右僕射下有在京二字當是在東都所給告且然印文自尚之二字外率於篆法不合東不從木而平其上下都不從邑而巴上爲口書不從者而其下爲日如兵部印三字則乃若傳摹失真者更無一筆可取唐士大夫於書法極工而此獨不合當闕之以俟知者

跋康節先生荅富韓公東

溫公歷年圖起共和之庚申沈顯德己未上下凡千

有八百年以治平元年書成上送則邵子年五十有四富公年六十有一矣帖謂公亦以謂失之鄙夫亦以謂失之是富公先有所可否而康節荅之也前輩講學不倦聞善相告聞過相規若此用能進則有以尊主庇民退有以扶世立教也

跋賜潞京恤刑詔書

猗其盛哉此天地生物之仁而堯舜三王之所以治天下國家我祖宗所以祈天永命之張本也熙寧始更舊制紹聖又以元祐所常行而改之小人挾其私意壞法亂紀而併與此廢之子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後之知治體者寧無告乎吾君而復行之者乎



跋康節與韓康公唱和詩

惟古於文必已出而先生此詩全用韓文公送李愿序意豈人心之所同固不嫌於相襲邪先生雖不為公卿得時行道而發明先後天之奧約之於事心踐於形所以淑時賢而啓來哲為斯世治理之助其為公卿不既多乎

跋秦伯鎮兵部問易康節書

衆人以易觀易而滯於易先生以易觀心而得乎心其方圓圖皇極經世諸書消息陰陽之幾貫融內外之分蓋洙泗而後絕學也其見於擊壤諸詩造次顛沛無非此理之發焉者是何嘗有隱於人特秦伯鎮

鄭楊廷章子厚諸公不足以知之耳先生嘗語鄭曰山川風俗人情物理有益吾學者必取諸焉秦曰道滿天下何物不有豈容人關鍵耶先生字字言言莫非推赤心以置人腹中亦幸夫人之得其傳彼沈存中謂竟不知何術既不足以語此邵子文亢其父於太高而待人太薄亦知汙者也

跋康節詩

理明義精則肆筆脫口之餘文從字順不煩繩削而合彼月煨季煉於詞章而不知進焉者特秋虫之吟朝菌之媚爾

跋呂文靖公試卷真蹟



文靖公三相 仁宗以才識稱其卓卓可記者如納  
天書於方中與夫止玉清營繕正章懿喪禮却契丹  
借兵罷官守監軍杜母后專政之漸謹人主御樓之  
拜發郡國建學宗正睦親之議此非無素者所能辦  
雖與范歐異論晚年乃能同心勳力以扶王室是宜  
子孫之傳自惠穆正獻而後榮陽在丞中書駕部代  
有顯人至成公而以學問名世與宋靡已猶其盛哉  
此我 太祖 太宗之德也科舉特為之梯航耳

跋青神社才叔

和歸去來詞

三馬食曹叔夜有宜去之書一龍禪宋淵明興歸來  
之嘆然而淵明雖勇退而能難容不迫若將微罪行

者視叔夜之蜂直而輕愠殆有間矣史載淵明之去  
在義熙三年以其時考之蓋宋高祖殺劉仲文之歲  
昭明所謂恥復屈身異代者為得其心夫豈以一督  
郵為此悖悻哉而古今罕有能發之者杜君此文作  
於蜀盜未平之日其尚淵明之心乎其昔守君之鄉  
顧不及識君嘉定十五年九月解右其子安石於臨  
安始見是作因推本晉人所未發者識諸篇末而歸  
其筆杜氏

跋端明程公振謚剛愍議

自吾有狄難如劉仲偃傳公晦張德祥霍安國李清  
卿唐聖任及梅陳程安四從臣皆死節之書者其次



蔣興祖死于陽武張子固死于隆德朱彥明數人死于震威郭許朱友恭死于涇原文其次則忍死于虜而卒能自明者不可勝數嗚呼主呂始禍章蔡諸人成之皆以七秩八秩之年生都將相沒保首領若死者則不必皆所用者也詩曰如彼泉流淪胥以敗亦足以發千古之一嘆

跋張忠獻公所與張忠簡圖三帖

張忠獻公再相首薦張忠簡及虞允南陳正獻王文忠汪端明皆可備執政劉忠肅胡忠簡諸公可備風憲然大抵皆紹興末年所與同志叶謀者也自戊午和戎胡忠簡以言語得罪十有八年之間竄逐者相

望而能於此時誦言虜不可和者如張忠獻之三十一餘疏如張忠簡累千百言則尤難其人然則二公蓋又同爲人所難能也功之成不成天實爲之而著明大義炳若日星使爲天子爲人臣者莫不曉然知其分之所當止茲其有功又惡可以淺近計哉此帖蓋隆興癸未督府所書時六十有七距卒之日纔一年耳嗚呼是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者真可敬仰也

跋三傳祠記行狀

余始識正夫於都城問采自白慈湖楊氏也閒袖一編書過余蓋南城之人祠其先君子若伯仲父慈湖爲之記繫齋表氏書其諸父行實繫其後俾余識



之。余謂南城之人奉嘗吳三子者於傅氏子弟何與期有以告之而未能也。他日又以慈湖問答相視其間有遺其伯氏道夫書云：「天平五岳道之身，手自兩楹夢。賀雖漢之黃叔度，唐楊文簡公未知淺深本朝。濂溪明道康節所覺未全，廣川未覺道夫弟仲皆覺。余憮然自失千載一門，可謂盛矣。茲其為顯揚不既多乎，而求諸人以為信無乃有外之心與？」正夫其終覺焉。

跋吳正憲公充帖

正憲以其從子留獄得罪，諭之使歸。夫獄之不修，雖執政之從子有不得免焉。祖宗所以祐天永命，此其推也。後二帖則余亡友宋正仲之說已得之，猶恨

有闕遺者。如謂壻為郎，謂叔父為叔，叔母為孀等語，皆漢魏以後流俗稱道求其義而不得者。雖士大夫亦不免籠襲訛踵，陋當併出之以識世變云。

跋吳正肅公育帖

諸賢所題無復遺恨，獨念靖康之禍，故家文獻半為煨塵。吳氏世居浦城中，今諸子皆位通顯而手澤亦無有存者。今其曾孫所藏四帖皆自外得之，亦可嘆矣夫。

又帖

此帖所稱希深以詩中有謝家郎之句，故皆指為謝希深。且希深以正字卒於寶元，今為故希深舍人而



正肅為西臺在嘉祐間其事偶亦相符然後帖乃彷彿有王文字不知誰塗之而墨痕如新或曰安知非稱三丈邪然希深乃賓客之長子不在第三未知果為誰也當考

跋廬氏正歲會拜錄

古者比閭族鄙之法修則有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調相賓若吉凶賓射之器服民不能自為也則主集者以里布屋粟之物為之以給其用而又屬之讀法屬之飲酒以維持護養之其詳密若此蓋為宇宙間無尺地一民之不相聯絡者所以共明命而厚同體也而況於吾宗族乎裳裳有華其葉濟兮氣相屬潤

相滋也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體相親意相承也士大夫而知此則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由根心以枝葉必不忍薄其所厚疏其所親者自王制壞敬宗收族之義不明歷漢魏以後雖間有重民族爭門力立廟院修宗會等事班班見於史冊而利欲熏熾親疏厚薄之等有不得其本心者多矣先儒所以欲收世族欲復小宗欲立譜法蓋深有感於世道之變者而卒亦不能行因同年友廬申之以其族正歲會拜錄相示敬慕咨嘆使人孝敬之心油油翼翼然不能已敬以所聞書于下方且以自勉云

跋鄭資政剛中遺事



余嘗過利州登鄭公思耕亭未嘗不撫事嘆息也守襄陽者多矣歐公記岷山亭獨稱羊叔子守廣漢者豈無他人而劉夢得李文饒諸人獨稱房次律凡名實散於毀善向背變於死生皆不足以定是非至於歲月浩瀚情偽寂寥而著乎斯人之心獨隱然與所寓俱存斯其為人不問可知然則士之所以為可傳者將在此不在彼夫

跋李清官奏疏

李定黃履諸人固不足多道常夷甫晚節亦鄙賤可笑其欲追帝孔子何但知聖人汗也淇水翁雖與亮祐諸公異論而此疏非喜為異者迨今百五十有一

年歷觀人物品第判若黑白吾鄙亦可以自傲矣

跋沈國錄煥淳熙八年太學私試策問

古之士一為貧為道而已為貧為則苟以祿仕然非饑餓不能出門立不為也亦有饑餓而不肯為者矣夫苟為道則立乎人之本朝大將行其道次猶欲行其言不則去之雖窮乏者得我且不為也况妻妾宮室乎此義久矣不明沈公乃能招諸生而誨之人主不以為忤宰相趙文定亟稱之此人心之所同也不知位司成職責責者獨何人而斷斷魚斤切不可否之三日包羞其象白位不當也三以陰柔居上自知不當其位亦亦作赧然不能自安然則彼斷斷者夫



非盡人之子與後四十有四年臨邛魏了翁撫卷太  
息書而歸其子省曾

跋晏元獻公帖

晏大正自跋以文定致仕為康定二年康定  
無二年也以公檢傳推使為慶曆初亦差

案公康定五年三月自工司徒除刑書知密院厥九  
月以檢校太傅刑書充使慶曆二年七月加檢尉平  
章三年三月以行刑書為集賢相而李文定公由彰  
信之節除宮傅致仕則慶曆二年七月也然則前二  
帖其康定之元與慶曆之年乎後帖半幅所謂五十  
年作官苦學猶自步步事事共人商量此語尤可玩  
昔人謂至微勛業有難立儘大功名或易為元獻公

流聞光顯吾嘗以其行於家人父子間者觀之

跋朱文公所與輔漢卿帖

亡友漢卿端方而沈碩文公深所許與往來書帖當  
不止此然其懷人憂世勸學興善之心於此亦可略  
見末所謂當此時節立得腳定者亦難其人况更向  
上事邪文公之所望於學者蓋在此吾鄙蓋知所做  
發云

跋李肩吾從周所書損益二卦

李伯謙每誦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訓以自儆李肩  
吾為書損益二卦以贈其歸又以脩裕名所居堂而  
屬余書之嗚呼觀山高澤下之象以懲忿窒慾不其



脩乎觀風行雷迅之象以遷善改過不其裕乎脩所  
以自克也裕則復於禮矣二者易之要義伯謙勉之

跋顏魯公爭坐帖

魚朝恩擠郭令公折元載搯相里造侵王縉一時權  
燄熏灼若此魯公秉義必奪其驕至本幾五百年尚  
凜凜有生意矜其偉與但其間稱譽朝恩尚數十言  
大半於行間增入豈猶未免於危行言孫邪

米南宮云維有顏氏守一圖書且顏字以彥彥

从文从厂下三畫則當在文字之傍而移於厂  
下者也今印文从卒从爰書字下从者今從旦

跋胡復半楚詩藁

古之爲文皆以德盛仁熟流於既溢之餘故雖肆筆  
脫口而動中音節非特歌詩爲然也禮辭易象亦莫  
不然自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與世之以聲律爲文者  
傳會牽合始與事不相儷文人才士習焉而不之察  
也縉雲胡復亨道攜詩編過余請序其篇端余以未  
有雅素辭焉亨道求之不已余觀昔人蓋有序他人  
文集者矣如蕭穎士之於李翰權德輿之於陸贄劉  
禹錫之於柳宗元李漢之於韓愈皆以其行成言立  
故爲紀述其事以傳世示後且今亨道年三十餘如  
沃桑天楚未已方將而遽以一編自畫乎姑試一言  
以謝勤辱他日再見當申此義以規進學之候嗚呼



身道其亦以余言為然乎

跋朱文公所與任伯起樞密東

前帖論處已接物之要曰循理而行自然中節後帖論讀書作文之要曰平心熟看自見滋味嗚呼旨哉斯言聖賢所謂勿正勿忘勿助長所謂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居安資深者皆是義也覽者宜有以精體而篤踐焉

跋陳了齋辯王荆公日錄

古人之學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初無二本自本諸身至證諸庶民考諸二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俟諸後聖亦是一理今日不通政

事卻深於經術又曰其人節行過人甚多審如其說是能格物致知能正心誠意而不能以行之天下國家本諸身矣而於庶民且不令三王後聖天地鬼神從可知也此理曉然易知而能惑世誣民於十九年間以養成亂本又能使紹聖以後守其說而莫之改嗚呼天不欲使斯世平治邪何了齋諸人聯章累疏而莫一省也後了齋之死一百二年臨邛魏某撫卷太息而書其後

跋趙清敏公墓蹟

此軸大槩惟公廉二字皆士大夫所當為者自義理不競貨物成習清敏高風邈不可及嗚呼亦足寤矣



跋蘇文定公帖

蘇氏兄弟平生大節在於臨死生利害而不可奪其厚於報知已勇於疾非類則歷熙豐祐聖之變如一日而後知世之以文詞知二蘇者末也此祭文書疏凡八紙距今一百三十有四年一時風韻尤可想慕撫卷大息書而歸之番陽張氏

跋米文仁帖

米南宮大字雅逸細書結密皆有可法至好為小篆則有不知而作者元暉雖不逮其父然如玉謝家子弟竟自有一種風格也

跋斜川帖

斜川侍坡翁至儋耳父子相對如霜松雪竹堅勁不搖而作詩結字乃爾澗巖其襟順裏方者乎

跋蘇養直後湖二詩

後湖辭召之語器與昔人絕交書同意其作為歌詩殆若不以世務嬰懷此豈以潔身為高者士之進退去就亦惟度德比義行吾心之所安臨邛魏某凡五丐祠未獲命方獲被待去會張學古二子世美世南將歸番陽出是二紙慨然興感書而授之

題叔清古易

易之為書廣大采備知仁隨見小大由識各適所求至近世周程邵張子以後諸儒輩出易道幾無餘蘊



矣三山林君又爲周易古經解依上下部叙以六十  
四卦三百八十六爻明分彪析而證以古今善惡是  
非之事此非積歲累月不能爲或曰審爾則易之書  
四百五十事而已乎曰不然也林君之爲是也亦不  
過約爲之說以自識其知仁之見云爾非斷斷然以  
是爲不可易也程正公易傳晚而後出猶以迫於門  
人再三之請且自謂僅得七分然則林君尚勉之哉  
政陳尚書宗召均贍宗族具蹟

范文正公嘗謂其子弟曰吳中宗族固有親疎吾祖  
先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飢寒哉又曰祖  
先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饒食富貴

而不恤余族何顏以入家廟每味此語使人孝敬忠  
愛之心油然而翼翼不能自已今獲觀內翰尚書陳公  
此紙于公之子貴誼堯范公之心異世一轍足以厚  
倫而厲俗不勝興敬謹書于下方詩曰哀哀者華其  
榮滑兮來者尚勉之哉

跋環溪吳先生元夢記

古者文史星曆卜筮之職領於春官皆以大夫士爲  
之三巫之屬凡以神仕者亦皆精爽不貳齊肅中正  
之民故夢之於禘也黜豈荒之於雲也雷聲民氣之於  
風也皆若不相聞而古人精體熟察視爲至近至切  
之事周自文武之世距宣王凡二百年甫申之生亦



何關乎文武而記夫子者自天地之神至氣志之神  
蒿嶽之神文武之德只通作一體士大夫而能識此  
理然後可與語環溪夢記

跋范太史記司馬公布衾銘

范正獻公以書局從溫文正于洛凡十有五年於公  
之起居動息必審視而詳記雖布衾 枕亦以驗公  
所安於死生窮達之際殆與孔門弟子書鄉黨寓意  
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今愚於馬范師友  
亦云

跋聶侍郎子述所藏徐明叔篆赤壁賦

才知之士滿天下而書學不得其傳許叔重稽古通

人作說文解字猶未能無闕誤李少溫中興篆籀而  
所刊定尚多臆說信書學之難能也徐鼎臣楚金兄  
弟最有能稱一時如鄭仲賢郭恕先皆號善書皆自  
許氏非謂許氏果能盡字書之蘊蓋會是則放而無  
據耳舊聞徐明叔善篆今觀其遺墨則說文解字之  
外自為一家雖其名兢字見于印文者亦與篆法不  
同又有保大騎省之文保大為南唐年號騎省乃雖  
熙職秩亦所未喻姑識所疑以俟識者

跋陳中舍貴誼所藏杜正獻古書

杜正獻公嘗為詩曰老來楷法不如初試向聞麝習  
草書是冷筆何曾見飛動歐章早已過吹噓公楷書端



勁如其人逮暮年始學草書而歐蔡蘇黃皆盛許之  
豈非大本先立則縱橫造次無往不合邪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一

